

贵耳集 宋 张端义

提要

卷上

卷中

卷下

提要

《贵耳集》一卷、《二集》一卷、《三集》一卷，宋张端义撰。端义字正夫，自号荃翁，郑州人。居於苏州。端平中应诏三上书，坐妄言，韶州安置。此书即在韶州所作，凡三集。每集各有自序。初集成於淳祐元年。序言生平接诸老绪馀，著短长录一帙，得罪后为妇所火。因追旧事记之，名《贵耳集》。以耳为人至贵，言由音入，事由言听，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，且有贵耳贱目之说也。集末一条，自序生平甚悉。《二集》成於淳祐四年。《三集》成於淳祐八年。其书多记朝廷轶事，兼及诗话，亦有考证数条。《二集》之末缀王排岸女孙一条，始涉神怪。《三集》则多记猥杂事，故其序有稗官虞初之文也。书中如论制造，引陆游《南唐书》载李煜词臣有陶穀、徐铉；考陶穀由晋、汉、周入宋，未仕李煜，《南唐书》亦无此文也。论物从中国，名从主人，引《穀梁传》谓长狄谓善稻为伊缓，考《穀梁传》乃吴谓善伊谓稻缓，不云长狄也。论《易卦》谓汉之《周易》不以乾坤为首卦，然后知扬雄《太玄经》以中孚为首卦即汉之《易》，考卦气起中孚，见《易纬稽览图》，即孟喜六日七分之法，非《易卦》之次序也。论《春秋》谓王安石黜《春秋》非圣经，故元祐诸人多作《春秋解》，自胡安定先生始，考胡瑗仁宗时人，不及见熙宁之制也。论施宜生《日射三十六熊赋》，谓熊即侯也，非兽也，案《程史》载金海陵王校猎国中，一日而获三十六熊，廷试多士，遂以命题，则熊兽也，非侯也。论《艺文类聚》以鸡为稽山子，以驴为庐山公，吴越毛胜作《水族加恩簿》祖欧阳询之遗意也，考此乃《艺文类聚》禽部、兽部集录旧文，非询作也。论伶官谓自汉武帝时东方朔以谐谑进，案优施远见《春秋》，不始於朔，朔自官大中大夫，非伶人也。观其三集，大抵本江湖诗派中人，而负气好议论，故引据非其所长，往往颠舛如此。然所载颇有轶闻，足资考证，其论诗、论文、论时事皆往往可取，所长固亦不可没焉。

卷上

余从江湖游，接诸老绪余，半生钻研，仅得《短长录》一帙。秀岩李心传

先生见之，则曰：“余有《朝野杂录》至戊己矣，借此以助参订之阙。”余端平上书，得罪落南，无一书相随。思得此录增补近事，贻书索诸妇，报云：“子录非《资治通鉴》，奚益于迁臣逐客？火之久矣。”余悒悒弥日，叹曰：“妇人女子，但知求全于匹夫，斯文奚咎焉？大抵人生天地间，惟闲中日月最难得。使余块然一物，与世相忘，视笔砚简编为土苴，固亦可乐。幸而精力气血未衰，岂忍自叛于笔砚简编之旧？对越天地，报答日月，舍是而何为耶？”因追忆旧录，记一事，必一书，积至百，则名之《贵耳录》。耳，为人至贵，言由音入，事由言听，古人有入耳著心之训，又有贵耳贱目之说。怅前录之已灰，喜斯集之脱稿，得妇在千里外，虽闻有此录，束縕之怒不及矣。录尾述其大略，窃比太史公自序云。淳祐元年十二月大雪日，东里张端义序。

思陵偶持一扇，乃祐陵御笔，画林檎花上一鸚鹄。令曾覲进诗云：“玉辇神游事已空，尚余奎藻写春风。年年花鸟无穷意，尽在苍梧落照中。”思陵感动出涕。《程史》所载康与之，非也。

孝宗朝尚书鹿何年四十余，上章乞致其事，上惊谕宰臣问其由，何对：“臣无他，顾德不称位，故稍矫世之不知分者耳。”以此语奏，上始遂其请。在朝者皆以诗祖之。何归遂筑堂，扁曰“见一”，盖取“人人尽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见一人”之句。

慈圣一日见神考不悦，问其所以，神考答曰：“廷臣有谤讪朝政者，欲议行。”慈圣曰：“莫非轼、辙也？老身尝见仁祖时策士，大悦得二文士。问是谁，曰轼、辙也，朕留与子孙用。”神考色渐和。东坡始有黄州之谪，在台狱有二诗别子由。诗奏神考，慈圣亦阅之。曰：“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满足偿债，十口无归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，又结来生未了因。”“柏台霜气夜凄凄，风动琅玕月向低。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百岁神游定何处，桐乡知葬浙江西。”狱中闻湖、杭民作解厄道场屡月，故有此语。

徽考宝箓宫设醮，一日，尝亲临之。其道士伏章，久而方起。上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适至帝所，值奎宿奏事方毕，章始达。”上问曰：“奎宿何神？”答曰：“即本朝苏轼也。”上大惊，因是使能之臣，谮言不入。虽道流之言出于惶恐，然不为无补也。

寿皇未尝忘中兴之图，有《新秋雨霁》诗云：“平生雄武心，览镜朱颜在。岂惜尝忧勤，规恢须广大。”曾作《春赋》有曰：“予将观登台之熙熙，包八荒之为家。穆然若东风之振槁，洒然若膏雨之萌芽。生生之德，无时不佳，又何羨乎炫目之芳华？”示徐本中，命其校订。曾覲因谮徐云：“上《春赋

》，本中在外言曾为润色。”寿皇颇不悦。本中自知阁换集英殿修撰，江东漕。后许国用此典故换文阶。端平间，试词科出寿皇《春赋颂》，试者皆不知之。此无五十年间事，士大夫罔闻之矣。

孝宗幸天竺及灵隐，有辉僧相随，见飞来峰，问辉曰：“既是飞来，如何不飞去？”对曰：“一动不如一静。”又有观音像，手持数珠，问曰：“何用？”曰：“要念观音菩萨。”问：“自念则甚？”曰：“求人不如求己。”因进《圆觉经》二句：“使虚妄心若无，六尘则不能有。”经本四字一句，以三句合而为二句。孝宗大喜，有奎输入石。

汉初黜申、韩，崇黄、老，盖公有曰：“治道贵清静。”仲舒三策本于黄、老，不失为儒者。积至五七百年，东晋清谈之士，酷嗜庄、老，以旷达超诣为第一等人物。

德寿中兴之后，寿皇嗣服之时，《庄》、《老》二书，未尝不在几格间。或得一二缙黄之讲说，息兵爱民，不事纷华，深得简淡之道。外廷儒者，多以此箴规，惟吕东莱言之甚切。尝读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之书，不当流异端之学。殊不知圣心自与此理圆明，虽曰异端，自有理到处。尊经之意，不得不严。

章圣讲《周礼》，至《典瑞》有“琕玉”，问之何义？讲官答曰：“人臣卒，给之琕玉，欲使骨不朽耳。”章圣曰：“人臣但要名不朽，何用骨为？”

德寿与讲官言：“读《资治通鉴》，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；读《唐鉴》，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。”虽学士大夫，未尝说到这里。

韦太后自北归，有四圣一图，奉之甚严。委中官张去为建四圣观，秦相偶见之，问所以然。退以堂帖呼张去为，张窘甚，泣告太后。思陵因朝退，语及建四圣观本末。秦相奏云：“先朝政以崇建宫观，致有靖康之变。内庭有所营造，岂容不令外臣知之？中贵自专，非宗社之福。”即日罢役，改为都亭驿。后三年，思陵谕秦相，以孤山为四圣观，殿宇至今简陋。

德寿在南内，寿皇奉亲之孝，极尽其意。德寿好游乐，寿皇一日醉中，许进二十万缗。久而不进，德寿问吴后：“北内曾许进二十万缗，何不进来？”吴后云：“在此久矣。偶醉中奏，不知是银是钱，未敢遽进。”德寿云：“要钱用耳。”吴后代进二十万缗。寿皇感吴后之意，调娱父子之欢，倍四十万缗以献。本朝女后之贤，皆类此也。

曾怀在版曹，效蜀中造会子，始得三百万。孝庙在宫中积三百万见镗，准备换会。三五年，浙中粟贱，造六百万为和余用。继后印造，不止六百万万矣。辛未以二易一，当时议者，必曰贻害于后。今以五易一，倍于二易一矣。十七界不及六十七文行用，殊不知十九界后出，又将十八界以十易一矣。此一项利害，难以虚言胜。愚民之术，至此而穷，学士大夫强出新奇，欲行称提之法

，愈称提，则愈折阅矣。有一小喻，子譬如寒士，将一褐行质于予，本家无钱可赎，欲往其家讲说《语》、《孟》，汝将所质见还。天下必无此理。今之称提空谈，何异讲《语》、《孟》而取质也？

秦会之当国，偶虔州贼发，秦相得报，夜呼堂吏行札，数日以贼闻。一日，德寿问：“虔州有贼，何不奏闻？”奏云：“小窃，不敢上劳圣听，陛下何以知之？”上曰：“普安说。”秦既退，呼堂吏云：“普安一宫给使，请俸不齐，取榜来。”遂阁两月。寿皇圣度高远，亦不以此为意。议者疏秦擅专之罪。德寿建思堂落成，寿皇同宴，问德寿何以曰“思堂”，德寿答曰：“思秦桧也。”由是秦氏之议少息。

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：“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？”“臣等方得李彦颖书，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，各厅送三十樽。”寿皇曰：“此间思堂春不好。”宰执却不敢受。嘉定以来，有珠玉之贡，闻此可愧矣。

寿皇议遣汤鹏举使北，沈詹事枢在同列间发一语，操吴音曰：“官家好呆。”此语遂达于上，大怒，差四从官审责沈，曾与不曾有此语。对云：“臣有此语。”即日谪筠州。汤侍御史使北，寿皇专差中贵等人，使回程先取国书，星夜以闻。寿皇得之，启匣，元封不开，国书复回。汤以专对失职得谪，沈以先言有验得归。

石湖范至能成大，以中书舍人为祈请使，至北庭，颇立节。葛王临辞有言曰：“天下是天下之天下，有德者得之。但使宋帝修德而已，不忧天下之不归。”寿皇所以圣德日新，基于此也。

寿皇欲除知阁张说签书枢密院，在朝诸公力争，独石湖不答，或者皆疑之。忽一日，寿皇语及张说，石湖奏云：“知阁如州郡典客，不应使典客便与知阁通判同列，何以令众庶见？”寿皇感悟，遂寝此除。《易》曰：“纳约自牖。”此之谓也。

周益公以内相将过府，寿皇问：“欲除卿西府，但文字之职，无人可代。有文士，可荐二人来。”益公以庞祐甫、崔敦诗荐。上问：“曾见他文字否？”公云：“二人皆有所业，内饶歌甚好，可进来。”是年适郊祀，公即日进入。寿皇后与公言：“庞之文不甚温润，崔之文颇得体。”崔自运司斛面官，除秘书省正字，兼翰林权直。权直自崔始。

孝宗万几余暇，留神棋局，诏国手赵鄂供奉，由是遭际，官至武功大夫浙西路钤。因郊祀，乞奏补，恳祈甚至。圣语云：“降旨不妨，恐外庭不肯放行。”久之云：“卿与后省官员，有相识否？”赵云：“葛中书臣之恩家，试与他说看。”赵往见葛，具陈上言，答曰：“尔是我家里人，非不要相周全，有碍祖宗格法。技术官无奏荐之理，纵降旨来，定当缴了。”后供奉间，从容奏

曰：“向蒙圣旨，今臣去见葛中书具说，坚执不从。”寿皇曰：“秀才难与他说话，莫要引他。”赵之请乃止。寿皇圣明，非特处君子有道，虽处小人亦有道也。

叶丞相颙与林安宅最厚，尝有简往来。丞相之子用林简粘于壁，林后谒丞相，见之不乐而去。林后除察院，首章论丞相，由是去国。疏上，事以风闻。彼时君臣得以自通，叶抗章自辨，寿皇付棘寺穷究。林之所言，乃是叶衡丞相之事。林以诬罔得谪，叶再相。

孝皇同恩平在潜邸，高庙乃书《兰亭序》二篇赐二王，依此样各进五百本。孝皇书七百本上之，恩平卒无所进。高庙赐二王宫女各十人。普安问：“礼之当何如？”史浩云：“当以庶母之礼待之。”高庙问二王待遇之状，言普安加礼，恩平无不昵之者。大计由此而决。

殿司军籍阙，招三千人，诸军掠人于市，行都骚然。有军人秦忠、杨忠，擅入胡珍家，毁击器具，送棘寺。上欲以军人秦忠、杨忠与百姓陆庆童，皆从军法。史浩曰：“百姓自有常法，岂可一旦律之军法？”孝皇大怒，浩奏：“陛下惟恐诸军有怨言，故必欲两平其罪，以安其心。不思百姓不得其平，其出怨言，亦可畏也。陈胜、吴广等死国可乎？”上变色震怒，曰：“如此，则以朕比秦二世也。”上拂袖，径降旨密院施行。浩以自念，备位宰相，言不见听，使民无罪以死法，即奉祠，相不及数月而去。

莫济宰钱塘，春暮，有一老兵醉入县，咆哮无礼，不问其从来，杖而去之，即德寿宫幕士也。大珙奏知，高庙大怒，宣谕孝宗，莫济即日罢。一年后，偶常州阙守，宰执奏欲得有风力之人，可以整顿凋弊。孝宗云：“朕有一人，向曾打德寿宫幕士者，莫济也。”即知常州。莫才作邑及年而得郡。孝宗不次用人如此。

宪圣在南内，爱神怪幻诞等书。郭彖《睽车志》始出，洪景卢《夷坚志》继之。唐已有此集三卷。夷姓，坚名也。宣和间，有奉使高丽者，其国异书甚富，自先秦以后，晋、唐、隋、梁之书皆有之，不知几千家几千集，盖不经兵火。今中秘所藏，未必如此旁搜而博蓄也。

南轩自桂帅入朝，以平日所著之书并奏议讲解百余册，装潢以进。方铺陈殿陛间，有小黄门忽问：“左司甚文字许多？”张南轩斥之曰：“教官家治国平天下。”小黄门答云：“孔夫子道一言可以兴邦。”孝宗闻此言亦笑。东莱修《文鉴》成，独进一本于上前，满朝皆未得见，惟大珙甘昺有之，公论颇不与。得旨除直秘阁，为中书陈騏所缴。载于陈之行状。

哲庙绍圣四年，进八宝，改元符元年。至三年，泰陵上仙。嘉定十七年，得皇帝恭膺天命之宝，卢祖皋在玉堂草诏，用元符典故。太学前廊茅汇征与

卢言，诏不当用元符事，卢始惊。茅不愿推宝赏，改崇庆元年，至三年茂陵上仙。其亦偶然相符如此。

济邸择妃，大瑄王俞来宣押，宪圣之侄孙女独尊长。节度使吴铸不悦，同侄孙女辞家庙。铸乞与大瑄言：“乞奏知中殿，臣家自有宪圣，可以主张门户，甚次第光辉，不藉此女，只有疏脱。”大瑄云：“只是官家中殿圣意，节使如何有此说？”铸云：“他父母不晓事，非铸本心。他日必为宪圣累，莫道铸不曾说。”后有黄冠之命，铸亦可谓贤矣。

宣和间，有诏表文语忌。诏云：“朕笃奉先烈。”表云：“陛下德迈九皇。”札皇子文有“克长克君”，此刘嗣明撰也。《容斋随笔》云：京师二吏，一翰林孔目官，不肯进“克长克君”之文，一太常书史刘珏，奏用祭服克军褐。吏云：在《礼》，“祭服弊则焚之”。虽国家危迫，不当以常时论。然容台秉礼，俟朝廷索则予之，贤于背礼而先献也。

泰陵书《戒石铭》赐郡国，曰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用《蜀梼杌》中所载孟王昶文，云：“朕念赤子，旰食宵衣。言之令长，抚养惠绥。政存三异，道在七丝。驱鸡为理，留犊为规。宽猛得所，风俗可移。无令侵削，无使疮痍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赋舆是切，是国是资。朕之赏罚，固不逾时。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为民父母，莫不仁慈。勉尔为戒，体朕深思。”凡二十四句，昶亦可称。后熙陵表出，言简理尽，遂成王言。

赵忠定庚申生，韩平原壬申生、继庚申，史忠献甲申生、继壬申，郑左相丙申生、继甲申，四申相乘，自古罕有。癸丑，状元陈亮死之，乙丑，状元毛自知降第五甲，丁丑，状元吴潜造阙后遭论。四十年间，有四申三丑之验。遭论恐作遭谪。

嵩山祖宗陵寝所，自靖康之后，所存特昌陵而已。绍兴间，榷场通货，持陵寝中宝器来，思陵尝得之，为之出涕。所以孝宗日夜不遑，欲恢复故土，志在此也。端平初，金人失国，鞑古许本朝遣使朝陵。使未至陵，三京之师一出，鞑古大怒，尽将陵庙犁为墟矣。七庙何其不幸耶！

自古以来，地势自北而南，江流自西而东。金亡都汴，燕、赵、青、齐之野，皆成草莽，上蔡天地之中气，三十年来地气不乘，兵革日寻，民无生意。蜀自晋未尝经残破，嘉熙戊戌，北兵四至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成都一夕焚尽，死者何止百万人，至今不容经理。北兵往来未已，地之气今为不毛，江之源今为污浊。不幸江左当地势之南，江流之东，建瓴之势，为敌国得之。

李唐樊若水尝驾小舟，以丝量江面阔狭之数，献于太祖。后曹王正用此策下江南。国史载之甚详。不意百有四十年后，高庙中兴，驻蹕临安，自淮以北，非吾土也。昔时以汴京为万世不拔之业，谁知建炎至今，宴安江沱，万一敌

国傥用若水之说，如之何？

本朝故事，宗室不领兵，盖因真皇澶渊之幸，高皇靖康之变，以皇子除兵马大元帅，定建炎中兴之业。嘉定间，赵善湘开金陵制府，诛李全，识者有宗室不领兵之议，遂有行宫之谤。尝记帅逢原为池州军帅，有一士挟南班书见之，书史云：“祖宗典故，管军不受宗室。”书恐违制。近来兵将，皆受宗室荐举矣。

自渡江以前，无今之轿，只是乘马，所以有修帽护尘之服，士皆服衫帽凉衫为礼。紫衫，戎服也。思陵在维扬，一时扰乱中遇雨，传旨百官，许乘肩舆，因循至此，故制尽泯。今台谏出台，亲事官用凉衫略展登轿，尚存旧制，他无复见之。

绍兴乾道间，都下安敢张盖，虽曾为朝士，或外任监司州郡，入京未尝有盖，只是持袋扇障日。开禧间，始创出皂盖。程覃尹京出赏，严皂盖之禁。有越士张盖过府门，遂为所治。后学中有诗云：“冠盖相望自古传，以青易皂已多年。中原数顶黄罗伞，何不多多出赏钱。”时山东盗贼纷起，故有此诗也。

掖垣非有出身不除，以荫子除者三人：王枢初寮之孙，韩元吉桐韩之孙，刘孝黻皆为之。自嘉泰、嘉定以来，百官见宰相，尽不纳所业。至端平，衔袖书启亦废。求举者纳脚色，求阙者纳阙札而已。文人才士无有自见，碌碌无闻者杂进。三十年间，词科又罢，两制皆不是当行，京谚云“戾家”是也。不过人主上臣下一启耳，初无王言训诰之体，如拜平章、二相三制，岂不有惭于东坡？如改元、灾异、罪己诸诏，岂不有愧于陆贽？因读陆放翁《南唐书》，李王小国耳，自有陶谷、徐铉，钱王尚有罗隐，不意堂堂中国，不能得一士如小国之陶、徐，两浙之罗隐者，良可叹也！

本朝大儒皆出于世家。周濂溪以舅官出仕，两改名：先名宗实，因英庙旧名改；后名惇颐，又以光宗御名改。二程父为别驾。南轩，张魏公之长子。文公，朱郎中之子，奉使朱弁之侄。东莱，吕枢密之孙。致堂，胡文定公之子。惟横渠、象山，士子也。

张魏公开建业幕府，有一术者来谒，取辟客命推算。术者云：“皆非贵人。”公不乐曰：“要作国家大事，幕下如何无三五人宰执侍从？此亦智将不如福将也。”魏公之客虞雍公，雍公之客王谦仲，范宗尹之客贺宗礼，皆宰执也。开禧毕再遇帅扬，起身行伍，骤为名将，亦非偶然。麾下有二十余人，都统制殿帅四人，则知魏公推命之不诬也。

伊川、濂溪，一世道统之宗，用大臣荐，为崇政殿说书。以帝王之学，辅赞人主，儒者所望。自范文正公论事，始分朋党。伊川则曰洛党，如朱光庭、贾易附之，力攻蜀党苏氏父子也。朝廷大患，最怕攻党。小人立党，初不是专

意宗社计，借此阴移人主祸福之柄，窃取爵禄而已。如君子不立党，伊川见道之明，未能免焉。淳熙则曰道学，庆元则曰伪党，深思由来，皆非国家福。

沿边有州县城池处，扬、楚、天长、六合，东淮之控；庐、和、巢县，西淮之控；襄阳、江陵、德安，荆鄂之控。嘉定始议诸州县筑城，东淮则通泰、高邮、盱眙、盐城、兴化，西淮则蕲、黄、舒、濠、无为、安丰、定远、固始、钟离，京襄则枣阳、随、复、荆门、汉阳、光化。城池日就，兵力日分，渡江之后，高宗、孝宗非不神武，圣虑非不宏远，独注意扬、楚、庐、和、襄阳城壁而已。不欲修沿边诸城，虑敌人万一得之，恐为家基，彼若坚守，此必难取，如盱眙一失，无计可取。后说以货而归之，初未尝以兵而复也。不幸楚州毁于许国刘倬，蕲、黄毁于何大节，襄阳失于赵范。怅念襄、楚二城，版筑之用，金粟与城齐矣。此三朝留神之地，一旦弃毁，诚为国家惜。

《舜典》曰：“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”自宣政间，周美成、柳耆卿辈出，自制乐章，有曰《侧犯》、《尾犯》、《花犯》、《玲珑四犯》。八音杂律，宫吕夺伦，是不克谐矣。天宝后，曲遍繁声，皆曰入破，破者，破碎之义，明皇幸蜀。宣和之曲皆曰犯，犯者，侵犯之义，二帝北狩。曲中之讖，深可畏哉！

张子韶曰：“一吁一俞，治乱所关。放齐举丹朱曰吁，欢兜举共工亦曰吁。使尧俞之，则小人得志。师锡虞舜，尧曰俞；金举伯禹，舜曰俞。使帝吁之，则君子之道消矣。可吁则吁，故天下莫不畏；可俞则俞，故天下莫不服。”

独乐园，司马公居洛时建。东坡诗曰：“青山在屋上，流水在屋下。中有五亩园，花竹秀而野。”有园丁吕直，性愚而鲠，公以直名之。夏月游人入园，微有所得，持十千白公，公麾之使去。后几日，自建一井亭，公问之直，以十千为对。复曰：“端明要作好人，在直如何不作好人。”可以为渡江以来，相府厮役者之劝。

《毛诗》圣人取小夫贱隶之言，最于人情道理处，诚使人一唱三叹。如《山有枢》三章，闻之者可以为戒。言衣裳车马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；言钟鼓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；言酒食，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。愉保犹可说，至于入室，则鄙吝之言极矣。

东坡，天人也，凡作一文，必有深旨。撰小儿致语云：“自古以来，未有祖宗之仁厚。上天所佑，愿生贤圣之子孙。”其意深切著明。

元祐初，司马公薨，东坡欲主丧，遂为伊川所先，东坡不满意。伊川以古礼敛，用锦囊囊其尸，东坡见而指之曰：“欠一件物事，当写作信物一角，送上阎罗大王。”东坡由是与伊川失欢。

东坡会葬，有斋筵，李方叔作致语云：“皇天后土，鉴一生忠义之心；名

山大川，还千古英灵之气。蜀有彭老山，东坡生则童，东坡死复青。”

东坡在儋耳，无书可读，黎子家有柳文数册，尽日玩诵。一日遇雨，借笠履而归，人画作图，东坡自赞：“人所笑也，犬所吠也，笑亦怪也。”用子厚语。

东坡因访吕微仲，偶在书屋坐久，因见盆中养一龟，有六目。微仲出与东坡言：“偶昼寝久坐。”东坡云盆中之龟，作得一口号奉白：“莫要闹，莫要闹，听取龟儿口号。六只眼儿睡一觉，却比他人睡三觉。”吕大笑。

宣和元夜，上幸端门，近臣皆进诗。有问王岐公用甚故事，答以凤辇鳌山，问者不乐而去。谁不知凤辇鳌山，故相谑耳。岐公进诗云：“双凤云中扶辇下，六鳌海上驾山来。”闻者叹服。作诗要融化，岂可执而不通。

紫岩张公谪居永州二水，忧国耿耿。一日，慨然作《丸墨筇杖铭》。《墨之铭》曰：“存身于昏昏，而天下之理固已昭昭。斯为潇湘之宝，予将与之消摇。”《筇之铭》曰：“用则行，舍则藏，惟我与尔。危不持，颠不扶，将焉用彼？”

种放见陈图南，曰：“意谓子有仙风道骨，奈何尚隔一尘？一尘谓五百年也，他日必白衣作谏议。然名者，古今之美器，造物者深忌，于天地间无全名。子名将起，物必败之。”放晚节果如图南所言。

南宫舍人，果是不好作的官职，每岁贺雪表，尤难下笔。曾有一联云：“普天咸有，率土莫非。”此何等语也？

周益公与韩无咎同赋词科，试《交趾国进象表》，有“备法驾之前陈”，此无咎句也，益公止改“陈”字作“驱”字，遂中大科。陈字不切，驱字象上可用。又用“拜舞周章”，出《本草注》。

綦内相崇礼在太学前廊，裕陵有进枸杞，根如犬大，作贺表。学官令前廊撰述，皆不下笔，綦欣然当之。其用一句“灵根夜吠”，举学皆服。用东坡诗云：“灵龙或夜吠。”又出白乐天《枸杞》诗。因此后登玉堂。

余外祖王綦子文，《上蒋子礼除右相启》曰：“早登黄阁，独见明公之少年；今得旧儒，何忧左辖之虚位。”皆用杜诗语“扈圣登黄阁，名公独少年”，“左辖频虚位，今年得旧儒”，为洪文敏称赏，载之《随笔》。

李大异为广西宪，庚申年《谢历日表》云：“岁次庚申，乃艺祖开基之日；朔临戊子，是吾皇诞圣之辰。”当年正月一日戊子，即茂陵元命，用得亲切。旋召入舍人院。

杨冠卿馆于九江戎司，赵温叔罢相帅荆南，道由九江，守帅合宴。杨作致语云：“相公倦台鼎，喜看袞绣之东归；浔阳无管弦，且听琵琶之旧曲。”温叔再三称道。蜀中教官作上巳日致语云：“三月三日，多长安之丽人；一咏一

觞，修山阴之旧事。”要作骈俪，当如此用事。

乔平章为左相，时已年八十余。因榜府门曰：“七十者许乞致仕。”为一轻薄子书一诗于右曰：“左相门前有指挥，小官焉敢不遵依。若言七十当致仕，八十公公也合归。”因是卷榜而入。

郑卫之音，皆淫声也。夫子独曰放郑声，不及卫音，何也？《卫》诗所载，皆男奔女；《郑》诗所载，皆女奔男。所以放之，圣人之意微矣。

朱希真，南渡以词得名，《月》词有“插天翠柳，被何人，推上一轮明月”之句，自是豪放。赋梅词如不食烟火人语：“横枝销瘦一如无，但空里、疏花数点。”语意奇绝。词集曰《太平樵唱》。

赵介庵名彦端，字德庄，宗室之秀，能作文。赋《西湖·谒金门》：“波底夕阳红绉。”阜陵问谁词，答云“彦端所作”，“我家里人也会作此等语”，喜甚。有《介庵集》三卷。

易安居士李氏，赵明诚之妻，《金石录》亦笔削其间。南渡以来，常怀京洛旧事。晚年赋《元宵·永遇乐》词云“落日镞金，暮云合璧”，已自工致。至于“染柳烟轻，吹梅笛怨，春意知几许”，气象更好。后叠云“于今憔悴，风鬟霜鬓，怕见夜间出去”，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。炼句精巧则易，平淡入调者难。且《秋词·声声慢》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，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。本朝非无能词之士，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，用《文选》诸赋格。后叠又云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，点点滴滴”，又使叠字，俱无斧凿痕。更有一奇字云：“守定窗儿，独自怎生得黑？”“黑”字不许第二人押。妇人中有此文笔，殆间气也。有《易安文集》。

刘季孙，左班殿直，监饶州酒。荆公为江东宪，巡部至饶，因按酒务，屏间一诗云：“呢喃燕子语梁间，底事来惊梦里闲。说与旁人浑不解，杖藜携酒看芝山。”大称赏之。郡生持状乞差官摄学事，荆公判监酒殿直，一郡皆惊，刘名遂著。

赵嗣良，绛人也，以能文为裕陵眷遇。曾兼史局，如《通鉴长编》。重和元年十二月，推修《四朝会要》，帝系、后妃、吉礼三类，赏嗣良以参详转秩。后窜回北，上京破，有诗曰：“建国旧碑边月暗，兴王故地野风干。回头笑向王公子，骑马随军上五釜。”此殿曰“五釜”，乃保机之故巢也。

北人张侍御有侍儿，意状可怜，乃宣和殿小宫姬也。又翰林吴激赋小词云：“南朝千古伤心地，还唱后庭花。旧时王谢，堂前燕子，飞入谁家？恍然相遇，仙姿胜雪，宫鬓堆鸦。江州司马，青衫湿泪，同在天涯。”

卫元卿，洋州人，曾领荐不得志，游山谷间，作《谒金门》词曰：“花过雨，又是一番红素。燕子归来愁不语，故巢无觅处。谁在玉楼歌舞？谁在

玉关辛苦？若使边尘吹得去，东风侯万户。”

北状元汪世显者，凤翔帅，随蒙古统兵入蜀。绵州道中题诗云：“拥骑南来春正浓，鞭梢轻拂杏花红。绿林战退千山月，细柳横拖一巷风。玉勒有时闲骏马，锦绦无力挂弨弓。六军休动三衙鼓，梦在池塘春思中。”

唐李颀诗云：“远客坐长夜，雨声孤寺秋。请量东海水，看取浅深愁。”且客远在秋暮投孤村古寺中，夜长不能寝，起坐凄恻而闻雨声，其为一诗襟抱。以海喻愁，非过语也。

“春水满四泽，夏云多奇峰。秋月扬明辉，冬岭秀孤松。”渊明诗，绝句之祖，一句一绝也。作诗有句法，意连句圆。有云“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几回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”一句一接，未尝间断，作诗当参此意，便有神圣工巧。

作文之法，先观时节，次看人品，又当玩味其立意。如退之作《柳子厚墓铭》，自“士穷而见节义”，三四十言，皆自道胸中事；如东坡《韩文公庙碑》有云“匹夫为百世师，一言为天下法”，此岂非东坡之自课乎？或者议退之不当作《符读书城南》，与《原道》出二手。

嵩山极峻，法堂壁上有一诗曰：“一团茅草乱蓬蓬，蓦地烧天蓦地红。争似满炉煨榾柮，慢腾腾地暖烘烘。”字画老草，旁有四字，勿毁此诗。此司马公书，柱间大隶书旦光颐来。旦，公兄；颐，程正叔也。壁门题云：“登山有道，徐行则不困，措足于实地则不危。”皆公八分书。

陆放翁，茶山上足，自《剑南稿》后有万余首诗。在京楼有诗曰：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《桥南书院》云：“春寒催唤客尝酒，夜静卧听儿读书。”《感秋》云：“玉阶蟋蟀吟深夜，金井梧桐辞故枝。”隐括道藏语也。

萧千岩，亦师茶山，有《樵夫》诗云：“一担干柴古渡头，盘缠一日颇优游。归来涧底磨刀斧，又作全家明日谋。”乃寓苟且一时之意。

周希稷，名承勋，周益公甚前席之，有《端午》一诗，殊有讽刺：“谁家解崇吐千瓶，丹墨交辉走百灵。尽使蛙蛇归药笼，又缠萧艾作人形。逸二句。安得彩丝十万丈，东南西北系飘零。”吐崇千瓶，出《太玄经》。

赵昌父，名蕃，号章泉，郑州管城人，与益公同里也。益公当轴，所仕但一酒官耳。五十年不调，居信上，一时名胜纳交，户外之屦常满。放翁皆有诗。寿九十余，公朝尊老，以秘阁正郎聘之，不至。石屏诗云：“君为山中人，世事安得闻。入山恐未深，更入几重云。”

王泸溪廷珪，作诗送胡忠简谪新州：“囊封初上九重关，是日清都虎豹闲。百辟动容观奏牍，几人回首愧朝班。名高北斗星辰上，身堕南州瘴海间。岂

特他年公议定，汉庭行召贾生还。”“大厦初非一木支，欲将独力拄颠危。痴儿不了公家事，男子要为天下奇。当日奸谀皆胆落，平生忠义只心知。端能饱吃新州饭，在处江山足护持。”有闻于申国，坐以谤讪，流夜郎，时年七十。阜陵初政召对，特改承奉郎，除国子监主簿，坚不留，乞祠而去，告老于家。寿九十有三。

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，余侍先君往荆南，所训学诗当学杜诗，学词当学柳词。扣其所云，杜诗柳词，皆无表德，只是实说。尝为潭教，与帅启云：“拭泪过故人之墓，惊鬓发之皆非；倚杖看祝融之峰，喜山色之如旧。”

竹隐徐渊子似道，天台人，韵度清雅。《买砚》诗云：“俸余宜办买山钱，却买端州一砚砖。依旧被渠驱使出，买山之事定何年。”《游庐山得蟹》诗曰：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。亦知二者古难并，到得九江吾事足。”“庐山偃蹇坐吾前，螃蟹郭索来酒边。持螯把酒与山对，世无此乐三百年。”“时人爱画陶靖节，菊绕东篱手亲折。何如更画我持螯，共对庐山作三绝。”渊子为小蓬，朝闻弹疏，坐以小舟，载菖蒲数盆，翩然而去。道间争望，若神仙然。

秋塘陈敬甫善，有《雪篷夜话》三卷。淳熙间，一豪士尝书贵家扇云：“春风一日归深院，巫峡千山锁暮云。”有《满江红》词曰：“三月风前花薄命，五更枕上春无力。”《上李季章启》云：“父子太史公，提千古文章之印；玉堂真学士，跻中朝公辅之班。”《送辅汉卿过考亭》诗云：“闻说平生辅汉卿，武夷山下啜残羹。”

蒲江卢申之祖皋，貌宇修整，作小词纤雅，曰《蒲江集》。曾为《玉堂有感》诗：“两山风雨故留寒，九陌香泥苦未干。开到海棠春烂漫，担头时得数枝看。”有《舟中独酌》诗：“山川似旧客怀老，天地何言春事深。”《松江别》诗：“明月垂虹几度秋，短篷长是系人愁。暮烟疏雨分携地，更上松江百尺楼。”余领先生词外之旨。

赵天乐，叶水心、四灵之友也，名师秀，字紫芝，作《晚唐》诗：“野水多于地，春山半是云。”《白石岩》云：“起来闲把青衣袖，裹得阑干一片云。”又云：“有约不来过夜半，独敲棋子落灯花。”《移居》云：“笋从坏砌砖中出，山在邻家树上青。”《呈二友》云：“禽翻竹叶霜初下，人立梅花月正高。”又云：“一片叶初落，数联诗已清。”《再移居》云：“地僻传闻新事少，路遥牵率故人多。”

庐陵刘过，字改之，有词云：“行道桥南无酒卖，老天犹困英雄。”《南楼》词：“芦叶满汀洲，寒沙浅带流。二十年重过南楼，柳下系船犹未稳，能几日，又中秋。黄鹤断矶头，故人曾到不？旧江山浑是新愁。欲买桂花重

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”《上周相》诗云：“太平宰相不收拾，老死山林无奈何。”《送王简卿》诗：“班行失士国轻重，道路不言心是非。”又云：“事可语人酬对易，面无惭色去留轻。世事看来忙不得，百年到手是功名。”有刘仙伦，亦以诗名。淳熙间，有庐陵二刘。

翁卷，字灵舒，四灵也。有《晓对》诗：“梅花分地落，井气隔帘生。”《瀑布》云：“千年流不尽，六月地长寒。”《春日》云：“一阶春草碧，几片落花轻。”《游寺》云：“分石同僧坐，看松见鹤来。”《吾庐》云：“移花连旧土，买石带新苔。”

野斋周晋仙文璞，曾语余曰：“《花间集》只有五字绝佳，‘细雨湿流光’，景意俱微妙。”《题钟山》云：“往在秦淮问六朝，江楼只有女吹箫。昭阳太极无行路，几岁鹅黄上柳条。”《晨起》云：“闭门不与俗人交，玄晏春秋日日抄。清晓偶然随鹤出，野风吹折白樱桃。”有《灌口二郎歌》、《听欧阳琴行》、《金铜塔歌》，不减贺、白。余有挽晋仙诗，载《江湖集》中。

钅朴翁，秦望山人，能诗，诗愈工，俗念愈炽。后加冠巾曰葛天民，筑室苏堤，自号“柳下”。《即事》云：“壁为题诗暗，池因洗砚浑。闲知真富贵，醉到古乾坤。”《清明访白石》云：“花荠悬灯柳插檐，老怀那复似饧甜。画船已载先生去，燕子无人自入帘。”《绝句》云：“夜雨涨波高一尺，失却捣衣平正石。明朝水落石依然，老夫一夜空相忆。”《江头送客》云：“大江中夜满，双橹半空鸣。”后有羽轩李翔高，善为绝句，卢蒲江甚爱之，有云：“春愁自是无重数，又被东风揭绣帘。”老子兴不浅也。“二十四友金谷宴，千三百里锦帆游。人间无此春风乐，乐极人间无此愁。”朴翁绝唱，故录记之。

山中赵仲白庚夫，有《岁除即事》曰：“缝纫连夜办，今朝杵臼频。买花簪稚女，送米赠贫邻。宦薄惟名在，年华与鬓新。桃符诗句好，恐动往来人。”《稍得》诗云：“鹤残篱外笋，鼠舐墨中胶。”《读文清曾公集》云：“新如月出初三夜，淡比汤煎第一泉。”《寄僧》云：“诗句日从窗眼写，墨丸夜入枕头收。”久从方诗境，晚亦落魄，终于右选。有子殿试，前四名登第。所谓不在其身，在其子孙也。

高九万越人，号菊磻，好作唐诗。有《春词》：“斗草归来上玉阶，香泥微污合欢鞋。全筹赢得无人赏，依旧春愁自满怀。”《孤山》云：“雪后骑驴行步迟，孤山何似灞桥时。近来行辈无和靖，见说梅花不要诗。”辇下酒市，多祭二郎祠山神，有诗云：“箫鼓喧天闹酒行，二郎赛罢赛张王。愚民可煞多忘本，香火何曾到杜康。”《同周晋仙睡》有云：“更有诗人穷似我，夜深来共纸衾眠。”

张韩伯名弋，又名奕，有《秋烟草》，颀然而长，面带燕赵色，口中亦作北语。《寄秋塘》诗：“五湖风雪分头去，千里淮山信脚行。涉世真成妄男子，谈诗长忆老先生。塘边瓜茹须频灌，郭外田畴粗可耕。莫倚瘦筇吟白发，浪传诗句入都城。”许定夫馆于麾下，欲命拜官，不受。周宗圣有张韩伯欲为羽士，赵紫芝作疏之诗。后死于建业，定夫葬蒋山下，题曰“大宋诗人张奕墓”。

谢耕道耘，天台人，自号曰“谢一犁”，有《犁春图》，诸公喜于纳交。善滑稽，三十年间，天下诗人，未有不至其室，诗轴不知几牛腰。巾高二尺余，方口大面，行于市，孰不曰“谢一犁”，因是名满京洛。壁间写诗，中有一联云：“路深容马窄，楼小插花多。”事继母极孝。母九十七八岁，该庆典，初封，人荣之。

戴石屏式之，名复古，黄岩人，有《石屏诗稿》。赋《淮村兵后》云：“小桃无主自开花，烟草茫茫带晚鸦。几处败垣围故井，向来一一是一家。”《秋怀》云：“诗谈天下事，愁到酒樽前。”《晚春》云：“莺啼花雨歇，燕立柳风微。”《城西》云：“诗骨梅花瘦，归心江水流。”《春日》云：“客愁茅店雨，诗思柳桥春。”《九日》云：“黄花一杯酒，白发几重阳。”

叶元吉，名祐之，仪矩峻洁，癯然玉树之清。家素贫，典衣买书读。悟性理之学，诵谱尊宿语录，先后次序数百言，洒洒可听。有《同庵文集》二十卷，卢蒲江深尊敬之。作《喜雨》诗云：“木叶临风皆好色，稻田流水亦新声。”余舅子也，元吉姑子也。余不以兄事之，事之以师礼。手抄诗一卷见授，自跋云：“李长吉有表弟，得长吉诗草，皆投之溷中，为长吉恃才傲物，故辱之。”意余以长吉待元吉也。忍四十年之贫，烂醉而死，余哭之独哀，不忍师道之已矣乎！嘉禾有沈巩，字元吉，相颉颃于苏、秀二州，皆为慈湖先生上弟。

张端义，字正夫，荃翁自号也，郑州人。居姑苏，大父云庄公登辛未赵榜，先君咏斋为淮南漕。光宗即位初年，应诏上书，下后省看详。罗紫薇点，刘左史光宗极称赏之。将上，为时宰所沮。予少苦读书，肄举子业，勇于弓马，尝拜平斋项先生于荆南。如慈湖、说斋、鹤山、菊坡、习庵，皆从之游。爱作诗赋小词，卢蒲江取“碧云千里暮，红叶十分秋”之句，周晋仙取“怨春红艳冷”之句，孟藏春取蝶诗“不因花退尽，必是梦残时”之句。凡海内名胜来吴，必访乐圃之张。书桃符曰：“江湖且过，诗酒丛林。”应端平更化诏，上第一书。二年再应诏，上第二书。三年明堂雷，应诏上第三书，得旨韶州安置，以蝼蚁之微，婴斧钺之威，人皆危之。当国者云：“诏以直言，罪以直言，非祖宗制。”幸脱万死。考之典故，安置待宰执侍从，居住待庶官，听读待

士子，自效待军将，小臣用大臣之法，误矣！或者以安置为窜谪之极典，又非也。余三十年前，赋《秋江图》一绝云：“浪静风平月正中，自摇柔櫓驾孤篷。若无三万六千顷，把甚江湖着此翁。”今白发种种，恍符此诗语，吾志毕矣。余生于淳熙之己亥，书于淳祐之辛丑，年六十有三。有上皇帝三书，诗五百首，词二百首，杂著三百篇，曰《荃翁集》。

卷中

《贵耳》二集续成，余谪八年，强自卓立，惟恐与草木俱腐。著书垂世，又犯大不韪，志非抑郁而怨于书也，又非臧否而讽于书也，又非譎怪而诞于书也，随所闻而笔焉，微有以寓感慨之意。而渡江以来，隆、绍间士大夫，犹语元符、宣政旧事，淳熙间士大夫，犹语炎隆旧事，庆元去淳熙未远，士大夫知前事者渐少，嘉定以后，视宣、炎间事，十不知九矣，况今端、淳乎？使《贵耳集》不付子云之覆酱瓿，幸也。淳祐四年十一月八日，东里张端义书。

绍兴三十二年，寿皇登极，诸路帅臣监司郡守进贡，总数为金约百五十两，为银约一十九万一千七百六十三两有奇，为绢约三万四千五百匹，为马约五十匹。此许及之谏稿内载。

契丹有玉注碗，每北主生辰称寿。徽考在御，尝闻人使往来，知有此注，意甚慕之。自耻中国反无此器，遂遣人于阆国求良玉，果得一璞甚大，使一玉人为中节往辽，覘其小大短长，如其制度而琢之。因圣节，北使在庭，得见此注，目睨之久。归辽，首问玉注安否，北朝始知中国亦有此注。女真灭辽，首索此注，及靖康金人兴师，亦索此注，与辽注为对，今又不知归蒙古否？高宗南渡，有将水晶注碗在榷场交易。高宗得之，泣下云：“此哲庙陵寝中物也。”

太后谥圣字者，垂帘典故，用四字谥，慈圣光献曹后、宣仁圣烈高后、钦圣献肃向后、昭慈圣宪孟后、宪圣慈烈吴后、恭圣仁烈杨后。章献明肃刘后，保佑仁宗，十二年之政，诸贤在朝，天下泰和，谥不及圣字。或者议有玉泉长芦之讖，起于侧微，更于深知典故者订之。章献属疾，语于仁宗曰：“愿与祖宗同日为忌。”三月二十九日上仙，乃太宗大忌，后仁宗亦同。前为翁妇，后为母子，此亦国朝之异事。

孝庙在御，北使进国书，必起御座三步，中贵取进。忽贺正使至殿上，去御座数十步，必欲屈万乘亲临。移时不决，知阁王抃忽撒起国书云：“驾兴。”北使失仪，而孝庙喜王抃之机捷。孝庙圣语云：“在朝无一人乞斩北使者。”毗陵丁逢，以选人上书，乞斩北使不执臣礼，以存中国之体。孝庙大喜，即改京秩。

京师大相国寺有术士，蜀人，一命必得千，隔夕留金，翼朝议命。显肃后父郑绅贫无藉，有侄居中，在太学为前廊，侄约叔同往议命。叔笑曰：“何不留钱沽酒市肉耶？”强之乃往，如其所约。术士先说绅命，只云异姓真王；再云居中命，又云亦是异姓真王，因前命而发。绅以后贵，积官果封王；居中作相，亦封华原郡王。外戚生封王爵者，自绅始。

寿皇在御，秀邸凡有差除，未尝直降指挥，于差敕内，必首称面奉德寿皇帝圣旨除某人，至今秀邸差札可考。

祖宗典故，同姓可封王，不拜相。艺祖载诸太庙，独赵忠定特出此典故，《随笔》却称云：“不受相麻而除枢密使。”三洪家素知典故者，亦及此未晓也。

本朝年号，或者皆曰有讖纬于其间。太平，有一人六十卒字，太宗五十九而止。仁宗、刘后并政，天圣，曰二圣人；明道，曰日月同道。徽宗崇宁钱上字，蔡京书崇字，自山字一笔下，宁字去心，当时有云：“有意破宗，无心宁国。”靖康，曰十二月立康王；嘉泰，曰士大夫皆小人，有力者喜。

宣仁太后劝神庙不可轻用兵，当以两国生灵为重，纵使获捷献俘，不过主上坐正殿受贺而已，生灵肝脑涂地万万矣。此真女主尧舜，神庙自此兵议少息。

本朝四帝亦有吉符，真宗即“来和天尊”，出杨砺之梦，载诸国史。祥符崇尚道教，建立宫观，专尚祥瑞。王钦若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，丁谓献芝草三万七千余本，独孙奭不然其事。真宗久无嗣，用方士拜章帝所，有赤脚大仙辞之久，玉帝云：“当遣几个好人去相辅赞。”仁宗在禁中，未尝尚鞋，惟坐殿方尚鞋袜，下殿即去之。庆历诸贤，皆天人也。徽宗即江南李王，神宗幸秘书省，阅《江南李王图》，见其人物俨然，再三叹讶，继时徽宗生，所以文彩风流，过李王百倍。及北狩，女真用江南李王见艺祖时典故。高宗，韦后生，徽宗梦钱王再三乞还两浙，梦觉，与郑后言：“朕夜来被钱王取两浙甚急。”郑后奏云：“昨夜韦后诞高宗。”及建炎渡江，今都钱塘，百有余年，岂非应乞两浙之梦乎？

《夷门志》载，宣和间，禁中有物曰“”，块然一物，无头眼手足，有毛如漆，中夜有声如雷。禁中人皆曰“来”，诸阁分皆扃户，徽庙亦避之，甚至登上金坐。移时，或往诣嫔妃榻中睡。以手抚之，亦温暖。晓则自榻滚下而去，罔知所在。或宫妃梦中有与朱温同寝者，即此也，或者云朱温之厉所化。《左传》云：“豕人立而啼。”未必诬也。

孝庙将授受于光庙，择正月使人离阙选日，讲行大典。孝庙与周益公云：“二月一日日蚀，避正殿未几旬日，有此典故，恐非新君所宜。朕自当之

，俟日蚀后别择日。”外廷俱不知之。太子春坊姜特立来谒益公，云：“宫中已知人使离阙廷，便讲授受之典，寂然不闻。”益公正色答云：“朝廷大事，外廷岂可预闻？恐非春坊所当言。”自此谮言先入，益公相光庙，不数月而免。今平园有光庙御书跋语，载之甚详。

孝庙欲除张说签书枢密事，在廷诸儒力争，孝庙一日盛怒，与周益公言：“朕将用花臂膊者为枢密使。”益公答云：“臣敢为天下倡。”秘书省正字沈瀛当轮对，一奏札荐张说，反不称旨，即自免。周益公后至宰辅，沈正字止如此。识见浅深，亦足以卜前程远近。

寿皇一日过南内，有唐突人通州高楠，在望仙桥里山呼。寿皇止辇，问理会何事？奏云诉分。即时降旨送棘寺。寿皇取案牒自阅，内有一台官贻书，即时国门吴邑令赵善宣却金不受，特转一官，讼无半月而决。寿皇断狱，如此圣明。

萧鹧巴恭奉孝庙击球，每圣语许除步帅，久不降旨，孝庙亦以北人不欲处三衙。忽鹧巴醉中语侵孝庙云：“官家会乱说，许臣除步帅数次，久不降旨。”孝庙怒，送福州居住。居数月，德寿忽语孝庙云：“萧鹧巴如何不见？”孝庙举前说奏知，德寿云：“北人性直，官家不当戏之。”唤取归来，德寿赐钱五千缗，仰福帅津遣赴阙，仍旧还职。及德寿发引日，鹧巴号哭于路欲绝。北人归顺本朝，真终始而不变者也。

秦桧一日瞻高庙天颜不悦，奏云：“何事上劳圣虑？”答云：“郊祀匹帛，阙五百万支。”“散臣当为陛下任此事。”忽一日奏云：“乞禁中赐臣酒四金壶，将某日宣赐。”秦约张、韩二将来议事，自朝至午未间未得谒入，但见中使宣赐御酒来，心愈惑且惊。移时，秦与张、韩进，并不发一语，忽云：“御前赐酒，同饮一杯。”张、韩奉卮战栗不敢饮，秦先取酒饮一勺，少定缓云：“主上要与二将各假一千万缗，以奉郊祀，祭毕后拨赐。”张、韩谨奉令，奏知高庙，得旨止假五百万缗。首当是秦会之。

孝宗末年，宰相奏试馆职，圣语云：“可求二人，远方人试。”吴腊，字德夫，潭州人；项安世，字平甫，荆南人。后德夫为四川宣谕使，曦变化息，安丙新有复蜀之功，声势赫赫。德平时轻财重义，适德生日，安致馈玉带一条，直数千缗。与幕属宴，有一客云：“安相公玉带可得观否？”德夫发匣而示之，客抚之良久，德夫取酒来，举带为客寿。安闻之，始服其量。德夫归自蜀，至归峡间泊舟，呼其主帑者，可具随行信匣数来，近得四千枚，乃与诸客言：“某入蜀之初，诸处致馈，本不欲受，恐以某绝。物受之未尝启封，行归田里，何以见亲旧？四方书来，或从婚葬见告，某未有以应之，今得策矣。”呼书吏来写掩帖，某人几掩几匣，但不必问其物，亦赌采耳。弟道夫至，首

询其兄，出蜀何以伏腊计。德夫举余掩匣与之。德夫一世伟人，凡所举动，必异于人如此。

刘岑，字季高，官至侍郎。高宗时召从臣，未达时贫甚，用选官图为下饭，饥时以水沃饭，一掷举一匙，如此苦淡。常云：“不曾为小人事，下棋时未能不为小人也。”能知人缓急，在朝凡受人所托事，了无书，但与来介云：“传语官人，说事已了，不及作书。若得书，则事未了。”诸朋友多以不得书为喜。帅维扬日，有一旧同官之子，以父未葬为请。季高戚然兴念，扣之买山几何，砻磬几何，缙黄不须问。其子历历具陈。“此某之责，吾友且留相伴。”密使一亲信人，斋数百缗往其家，买山办其终事。两月亲信人回，始与其说丧已举矣，子无虑，方遣其归。季高与人说：“观子之气太爽，得钱必不从亲为重，此一事不了，终为吾辈累，不若留此而毕其事，先友之志酬矣。”吁！季高真急义人也。今之视座主之子孙，邈若路人，况同官之子乎？

荆公在钟山读书，有一长老曰：“先辈必做宰相，但不可念旧，恶改坏祖宗格法。”荆公云：“一第未就，奚暇问作宰相，并坏祖宗格法，僧戏言也。”老僧云：“曾坐禅入定，见秦王入寺来，知先辈秦王后身也。”

武后亦女中之秦政也，有三数事不可泯没。造一十八字，壑为地，为臣，罍为照，囹为国。郑渔仲云：“皆有所祖。《篆文纂》中壑字，出《战国策》。《孔子庙堂记》，欧阳询书，有大周额，价十倍于无额。释氏《华严经序》：‘天册金轮皇帝御制。’即武后也。”

京下忽阙见钱，市间颇皇皇。忽一日，秦会之呼一镊工栲发，以五千当二钱犒之，谕云：“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，早用了。”镊工亲得钧旨，遂与外人言之。不三日，京下见钱顿出。此宰制天下之小术也。

建炎之初，敌势未宁，讲和之使来，必烦百官郊迎其书。在廷失色，秦相恬不为意，尽遣省部吏人迎之。朝见使人，必要褥位，此非臣子之礼。秦相待之甚当，是日朝见，殿廷之内，皆以紫幕铺满，北人无辞而退。

澹庵有《荐贤录》，首章谓上欲求诗人，遂荐十五人，以王庭珪为首，晦翁亦以能诗荐。此时伊洛之学，未甚专门也。

太学有鼓占云：“无火灾，不出宰相。”开禧陈自强相，端平郑清之拜相，丙申火，焚太学棂星门，鼓占不验矣。又有鼓占云：“此非宴游之地，乃是多文之所。”学中燕未尝来巢，蚊独多他处。

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二书，朱文公或问解说，学士书生以为理学之祖，或者云出于汉儒之言。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与《易》之《系辞》云“生生之谓易，成象之谓乾，效法之谓坤”，句法何异？《子路问强》一章，恐非子思之言。如“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”。仲尼曰：子思，孙

也。岂有孙可称乃祖之名之字乎？《大学》在明德，在新民，致知格物，治国平天下，倒大功用。后曰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”，此文汉儒之言杂入也。

大灵豆，华山陈抟有灵豆，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饥，筋力如故，颜色若婴儿，世罕得服之者。

华山陈真人而隐于睡，小则亘月，大则几年，方一觉。冯翊羽士寇朝一事处士，得睡之大略，还全神观，唯睡而已。小童刘垂范往寇，其徒以睡告。刘坐寝外，闻鼻鼾之声，雄美可听，曰：“寇先生睡有乐，乃华胥调。”“既有曲谱，记如何？”刘以浓墨涂满纸，题曰《混沌谱》。

张乖崖自成都召还，华山寄陈抟诗云：“世人大底重官荣，见我西归夹道迎。应被华山高士笑，天真丧尽得浮生。”

种放往见陈希夷，希夷曰：“君当富贵，名闻天下。”又希夷尝为卜葬地于豹林谷下，不定穴。既葬，希夷见之云：“地固佳，而稍后，世当出名将。”其侄世衡，果为名将。

《谈苑》云：陈抟，字图南，唐谯郡人，不第，隐武当山，辟谷炼气。后居华山云台观，闭门高卧，经月方醒。太宗召之，雍熙初赐号“希夷先生”。

《邵氏闻见录》：抟，长兴中进士，有大志，隐武当山。常乘白骡，从恶少年数百，欲入汴州，中涂闻艺祖登极，大笑曰：“天下定矣。”遂入华山居焉。

钱若水谒陈抟求相，约曰过半月来。至期，陈邀入山斋。山中一老僧拥衲附火，钱揖之，僧开目而已。默坐久之，陈问僧曰：“如何？”僧摇头曰：“无此等骨。”陈语若水曰：“吾见子神观清粹，谓可学神仙。余见之未精，不敢奉许，决之老僧。渠云子无仙骨，但可作贵公卿，亦急流勇退。”僧即麻衣道者。

真宗忽问陈抟国祚灵长之数，陈奏云：“过唐不及汉，纸钱使不得。”已先知纸钱之讖。

太宗谕陈抟往见诸王，至寿王邸即回云：“寿王门下皆将相。”张耆、夏守赉、杨崇勋，皆登枢府。

《左传》云：“取郟大鼎，纳于太庙，非礼也。”《谷梁传》云：“名从主人，物从中国，故曰郟大鼎也。”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器从名，地从主人。”

楚有材，晋实用之。子仪之乱，析公奔晋，晋人置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。绕角之役，楚师宵溃，楚失华夏，析公之为也。雍子奔晋，晋人与之鄙，彭城之役，楚遇于靡角，楚师宵溃，楚失东夷，雍子之为也。子灵奔晋，晋人与之邢，通吴叛楚，至今为患，子灵之为也。赍皇奔晋，晋人与之苗，鄢陵之役

，楚师大败，楚失诸侯，赍皇之为也。子木曰：“是皆然矣。”注曰：“言楚亡臣多在晋。”

表著，叔向曰：“朝有著定，会有表，文有衿，带有结。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，所以昭事序也。视不过结衿之中，所以道容貌也。”定十五年，邾子来朝，子贡观焉。邾子执玉高，其容仰，公受玉卑，其容俯。子贡曰：“以礼观之，二君者皆有死亡焉。高仰骄也，卑俯替也；骄近乱，替近疾，君为主，其先亡乎？”夏，公薨，仲尼曰：“赐不幸言而中。”

石言于晋，师旷曰：“石不能言，或冯焉。”晋方筑虬祈之宫，叔向曰：“是宫也，诸侯必叛，君必有咎。”唐开元龙池《圣德颂》石自鸣。《春秋传》：“怨讟动于民，有非言之物而言。”广明元年，华岳庙玄宗御制碑，隐然有声闻数里。刘曜时，石言于峡。永嘉五年，石言于平阳，怀帝蒙尘。建兴五年，愍帝蒙尘，石言于平阳。宣和间，艮岳成，朱勔进太湖石，有大者数千人犍不动。徽考云：“此石必要官爵。”遂封为大将军，赐金带，横于石上，石始犍动，何异石言也。

雨雹罪藏冰，繆矣！此申丰答季武子之问。

叔向曰：“有《谗鼎铭》曰：‘昧且丕显，后世犹怠。况日不悛，其能久乎？’”服虔曰：“疾谗之鼎，明堂位曰崇鼎。”一云：“谗者地名，铸于甘谗之地。”

吴子札聘于郑，见子产如旧相识，与之缟带，子产献纁衣焉。注云：“吴地贵缟，郑地贵纁。”

宋公杀世子座传，惠墙伊戾告太子将为乱，与楚客盟。公囚太子，太子曰：“唯佐也能免我，召而使请，日中不来，吾知死矣。”按，僖公五年，晋献杀世子申生，一百九年，杀世子二，晋、宋之君皆暗。秦用赵高，杀扶苏。汉信江充，戾园亦缢。汉安帝信江充，废顺帝。唐宗以武后杀三世子。明皇听李林甫，杀太子瑛。文宗信刘楚材，太子永暴薨。昭六年，宋寺人柳怨华合比，乃坎用牲，埋书而告公曰：“合比纳亡人华臣，盟于北郭。”公初信戾而杀世子，后信柳而逐大臣，宋之寺人，能用牲为盟书以诬人，为可畏也。

《传》曰：“昔天子之地一圻，列国之地一同。”注云：“一圻方千里，一同方百里。”

《春秋》云：“宋华合比出奔卫。”按，秦任赵高，杀世子扶苏，诛大臣蒙恬、李斯辈，秦亡。汉元帝任恭显，杀萧望之、张猛。安帝任江京、樊丰，谮废顺帝。桓帝任单超、徐璜等，杀李云、杜众，权归宦官，致党锢之祸。灵帝以张让为父，赵忠为母，任侯览、王甫、曹节、段珪，杀太后，诛李膺、陈蕃，黄巾大起。至小黄门蹇硕作元帅，袁绍乘中外之愤，尽诛阉人，汉亦亡

矣。宋魏以降，不可具书。唐明皇任高力士，虽将相亦厚结之。肃、代以后，李辅国、程元振、鱼朝恩、吐突承瓘、窦文场、王守澄，牒陈洪志、仇士良、田令孜、刘季述之辈，毒乱宗社，擢发不足以续其罪。续字必有来处。

庄叔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明夷之谦。明夷，日也。日之数故有十时，亦当十位，自王而下，其二为公，其三为卿。注云：“日中当王，食时当公，平旦为卿，鸡鸣为士，夜半为皂，人定为舆，黄昏为隶，日入为僚，晡时为仆，日昃为台。日之数十，自甲至癸，日中盛明，故以为王。”

晋梦黄能曰：“昔尧殛鲧于羽山，其神化为黄能，入于羽渊。”注作熊。贾逵曰：“熊，兽也。”《说文》：“似豕，山居冬蛰。”《释鱼》云：“鳖三足曰能。”《汲冢琐语》云：“平公梦见赤熊。”《国语》曰“梦黄熊”。

郑裨灶曰：“妃以五成。”注云：“陈，颛顼之后，故为水属。火畏水，故为之妃。火，心星也，水得妃而兴，陈则楚襄妃，合也。五行各相配合，得五而成五，及鹑火，火盛水衰。”

季氏介其鸡，郈氏为之金距。介者，捣芥子播其羽也，或曰以胶沙播之，为介鸡。郑氏云：“介，甲也，为鸡着甲。”庄子云：“纪渚子为王养鸡，及十日，复望之，似木鸡。”唐明皇好斗鸡，贫者或弄木鸡。帝生酉岁，斗者兵象。

周索戎索。索，法也。《书》序云：“九丘八索。”即此索也。

定四年，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。繁弱，弓也。

朱晦翁、王伯昭《琴说》：琴大弦散，声中黄钟，二太簇，三仲吕，四林钟，五南吕，六黄钟，七太簇清。若按中徽，其所中之律为如此，则是专以黄钟为宫，不复可遗想矣。今世所传琴曲五调，余尝以音律考之，皆仲吕一均也。宫调乃仲吕，余调仿此。夫仲吕，四月之律，万物长养之时，作五弦之琴以歌《南风》，其此之谓乎？后人增为七弦，乃加其清声，此段说仲吕一均，又与前说不同。均字，郑渔仲《书略注》云：“作韵也。”

司马公语元城曰：“因看《三国志》，识破一事，曹公平日之奸，至此尽矣。临死作遗令。令者，世之遗嘱也。操之遗令，谆谆数百言，下至分香卖履之事，家人婢妾，无不处置。独禅代之事，此子孙自为，吾未尝教为之。实以天下遗子孙，自享汉臣之名。奸雄虽死，亦有术也。操夜卧圆枕，啖野葛尺许，饮酖酒至一盞，恐人报己，扬此声以诳人，遗令又扬此声以诳后世。”

高祖戚姬，生赵王如意，上以太子仁弱，欲废嫡立少。张子房得画计，厚币迎四皓，怪问何为者，四人各言其姓名。上惊曰：“吾求公，避逃我，今何自从吾儿游乎？”曰：“今闻太子恭敬爱士，故臣等来。”上曰：“烦公幸卒调护太子。”指示戚姬，我欲易之，彼四人为之辅，羽翼已成，难动摇矣。良

之为太子也深。唐太宗、建成、元吉有隙，以秦府多骁将，密以金银器结尉迟敬德，智略之士可惮者，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长孙无忌、高士廉、尉迟敬德。已而秦王竟以兵杀建成、元吉。太宗同高祖取天下，风响气焰，岂建成、元吉所可当？诸将勇武，皆乐为用，使汉太子有尉迟敬德，事未可知。唐太宗有四皓，建成、元吉必不死矣。

唐武德四年，太宗作文学馆，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，皆用隋之旧臣。杜如晦，隋进士；房玄龄，隋羽骑校尉；褚亮，陈后主召试为薛举黄门侍郎；姚思廉，陈吏部蔡之子，仕隋为史官；陆德明，陈大建中，后主为太子，集名儒入讲；孔颖达，隋大业明经高第，授博士；李元道，未详；李守素，隋末依王世充；虞世南，陈灭入隋，大业中秘书郎；蔡允恭、颜相时，无传；许敬宗，正观中除著作郎，后在《奸臣传》；薛元敬，隋部侍郎之子；盖文达，时与孔颖达专门受业；苏勖，无传。此唐皆用陈、隋旧人，置之文学，是以尊崇之，使之究其用之勿疑也。本朝太宗取诸国有名之士入弘文馆修书，如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太平广记》，皆徐铉、陶谷之笔，是亦祖唐之遗意。

盗亦有道，黄巢后为缙徒，曾住大刹，禅道为丛林推重。临入寂时，指脚之下，有“黄巢”二字。依智高，虽邕州溃，即逃往外夷。方腊旧名朕此，童贯改曰腊，后亦不知所终，就擒者非腊也。

薛道衡“空梁落燕泥”之句，诗名《昔昔盐》，十韵，乐苑以为羽调曲。《玄怪录》载籊籊三娘唱《河鹊盐》曲，又有《突厥盐》、《黄帝盐》、《白鸽盐》、《神雀盐》、《疏勒盐》、《满座盐》、《归国盐》。唐诗“媚赖吴娘唱是盐”，“更奏新声利骨盐”，谓之盐者，吟行曲引之类，《乐府解题》谓之《杖鼓曲》也。

郑渔仲《通志总序》，不取班固作。西汉自高祖至武帝，凡六世之前，尽窃迁书，不以为惭；自昭帝至平帝，凡六世之后，资于贾逵、刘歆，复不以为耻。有曹大家终篇，则固之自为书也。司马谈有其书，而司马迁能成父志；班彪有其业，而班固不能读父书。固为彪之子，既不能保其身，又不能传其业，其为人如此，安在乎言为天下法？

郭尚贤，耽书落魄，自阳翟尉致事，尝云服饵引导之余，有二事乃养生之大要，梳头、浴脚是也。尚贤曰：“梳头浴脚长生事，临睡之时小太平。”

章子厚，元和初帘前争事无礼，责出知汝州。钱穆父行词云：“怏怏非少主之臣，悻悻无大臣之节。”子厚后见穆父，责其语太甚，穆父笑曰：“官人怒杂职，安敢轻行杖。”

马子方作守，令幕下黄次山作启与庙堂，不入意，自改云：“方四十九之

年，买臣自知其将贵；当乙巳之岁，渊明已赋其归来。固不敢自比于古人，欲以此折衷于夫子。”黄大服。

建阳孟贯，献诗于世宗，遂联九品。有《药性论》，其略曰：“性既感摄，体从变通。浮萍作杨花之义子，红菟为跛鳖之还丹。吴盐治髓，秦麝去疔，断可识矣。”

逊道者，明水开山第一代，通慧入定，片时便知未来已往。有一士人，志诚恳请问自己功名，逊答云：“待老僧及第时，公也及第。”其人以为戏己，大不乐而去。后二十年唱第殿廷，期集所拜黄甲，推最少者拜年高者，问者适当年高选，众推一少年者，即逊道者，名李弥逊，状貌与前身无异。其人大惊，急往西江明水问逊道，已迁化，年月即弥逊所生之年月。二十七年中书舍人，二十八岁见圆悟，云逊师兄错了也，公不觉潸然泪下。二十八岁便致其事，年六十余坐脱而逝，珏、琪，皆孙也。

皎如晦请一村僧住长芦疏云：“这般梵刹，顾非些少丛林；个样村僧，岂是寻常种草。要得门当户对，还他景胜人奇。一公长老，生铁面皮，泼天声价。尽大地捏成院子，未称全提；将河沙却作衲僧，不消一喝。且看大光菩萨面，样却朵根尊者家。来撑没底船，击起芦花千尺浪；全提末后句，祝延玉叶万年人。”

丹经亦道家流，始于离，修养起于离坎。离中虚，坎中满。二阳中有一阴，坎水也；二阴中有一阳，离火也。离火中有水，坎水中有火。郑渔仲亦云：离中有真水，坎中有真火，水火二性相济为用。运于一身亦然。心为离，肾为坎，心火下水济肾，肾水上火济心，此母子胎养法。丹诀以辰砂煅出水银，砂属离，水银即真水；以水银炼成灵砂，水银坎，灵砂即真火。要知内外交养法，不出此坎离。成都道人亲说此妙术。

谢道人，嘉州洪雅人，尝赋《苕帚》诗：“扫此图清净，愈扫愈不净。欲要扫教净，放下苕帚柄。”在彭州葛仙治洞中坐，多有蛇缠身，三五日不去。移上深山中打坐，忽一日，以青褐寄观主“我去矣”，数日不知何往，倚大石而逝。观主瘞之。是日有一老，持谢道人简来取青褐，老云：“偶相遇在阆州。”始知其尸解矣。

杨青，不知何许人，自云从军遇异人，来隐南华山中，以缚茅为葶笼，饮食寝处其间；又当虎狼蛇虺出没之地，虽三更亦归，风雨不渝。

月湖何文昌异，为广幕，校文惠州，因游罗浮。至大石楼，遇黄野人，一见便言做得尚书。年九十，袖出一柑分食之，月湖由是清健无疾，后果如其言。或云黄野人有云箴，长三尺余，止一节，授一箴于月湖。问其孙，未尝有之。

尝闻老儒言，汉之《周易》，不以乾坤为首卦，然后知扬雄《太玄经》以中孚为首卦，即汉之《易》。邵尧夫云：“凡一代立国，必有一卦，一君亦有一卦，所谓大横庚庚是也。”

尧舜授受相传，至禹传之子，东坡云：“尧舜虑天下也深，大禹虑后世也远。尧曰咨尔舜，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舜命禹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，舍此别无他语。禹之传则曰有典有则，贻厥子孙。《商书》则曰垂裕后昆，俾辅予尔后嗣，启迪后人。《周书》则曰欲至于万年，惟王子子子孙孙永保民，启佑我后人。《诗》云：‘干禄百福，子孙千亿，既受帝祉，施于孙子。文王孙子，有商孙子。’吁！尧舜之世，未尝有一语及子孙，则知天下乃天下之公器，天下共之。三代之后，子孙之念重，所以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周之平王东迁，子孙贤不肖可知矣。自秦汉以下，哀殇恭冲，悲夫！”

《文选》，昭明太子之所作。昭明在梁时亦郁郁不乐，移此志于《文选》。考之集中，诸公负一世名者，皆不得其善终。班固、张华、郭璞、机、云、嵇康、潘岳、谢灵运辈，尝读其诗，感怆之言，近似鬼语。屈原《离骚》有《山鬼》、《国殇》，良可哀也。

戎州有蔡次律，家于近郊，山谷尝过之。小轩极洁，外种余甘子，因名味谏。后王子平《送橄榄于山谷》诗曰：“方怀味谏轩中果，忽见金盘橄榄来。想共余甘有瓜葛，苦中真味晚方回。”

钱自汉以五铢行，王莽罢小大钱，改作货载之建布货泉，乃令民且独行大钱。后魏铸太和五铢，梁有东钱、西钱、长钱，周铸五行大布钱，一当十；又铸永通万国钱，一当十，与五行大布并行。唐铸乾封泉货宝钱，一当十。女真铸太和钱，一当十。端平铸钱，一当五，鞏下置监，铸不及千缗，费用朝廷万缗，不一月罢。大钱皆非治世所当铸，大观、太和可以监也。

岳与秦为世仇，每得秦氏一物，必曰贼秦。最有大利害处，总领百官，渡江以后秦会之收诸将兵柄时所建。岳肃之一为此官八年，有以此告，则曰君命也。则曰昔文及甫，潞公之子，曾除长平使者，力辞不受，先臣所争，不当有此官，子受之，是背父命，终不肯拜。岳失于不辞也。《吁天集》载建皇子，因激秦之怒，苗刘之变尚新领兵，突有此议，自蹈危机。岳引司马公作运使日乞仁庙建立皇太子事，拟非其伦。司马公儒者，岳勇将，道不同矣。

张元、吴昊、姚嗣宗，皆关中人，负气倜傥，有古侠士志。《题崆峒》诗曰：“南粤干戈未息肩，五原金鼓又轰天。崆峒山叟笑无语，饱听松声春昼眠。”又云：“踏碎贺兰石，扫清西海尘。”《鸚鵡》诗云：“好著金笼收拾取，莫教飞入别人家。”张昊径之西夏，范文正公追之不及，独表姚入幕府，朝

廷困西兵十余年，皆二人之力。姚《述怀》诗曰：“大开双白眼，只见一青天。”后六十年，有施宜生改名方，南人也，入大金，曾为奉使来朝。金主欲南牧，登北高峰，发一语云：“北风甚紧。”次年，金主来。开禧有柳虚心过北境，问其在南作何官，答云：“发两解博，不得一官。”北云：“尔今要作何官？”曰：“要做翰林学士。”北即授此官。凡嫚书之来，皆其笔也。

王景文质，兴国人，在上庠公私试必魁。一日，试《文帝道德为丽论》，终日阁笔，欲袖卷出。方拟议间，忽有人曰：“天下之至美，吾心之至乐。”景文得之，一笔而就，果为魁首。其豪放不可及，有“何处难忘酒，蛮夷太不庭。有心扶白日，无力洗苍溟。豪杰将斑白，功名未汗青。此时无一盏，壮气激雷霆。”又“何处难忘酒，奸邪太陆梁。腐儒还有郤，好汉总无张。曹赵扶开国，王徐卖靖康。此时无一盏，泪滴海茫茫。”“何处难忘酒，英雄太屈蟠。时违聊置畚，运至即登坛。梁甫吟声苦，干将宝气寒。此时无一盏，拍碎玉阑干。”“何处难忘酒，生民太困穷。百无一人饱，十有九家空。人说天方解，时和气自丰。此时无一盏，入地诉英雄。”曾入张魏公幕，有《雪斋集》。《何处难忘酒》四篇。

诗句中有“梅花”二字，便觉有清意。自何逊之后，用梅花不知几人矣。林和靖八首梅诗，惟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可谓绝唱。有作听角词：“五更角里梅花调，吹落梢头那个花。”又有云：“小窗细嚼梅花蕊，吐出新诗字字香。”杜小山云：“窗前一样寻常月，才著梅花便不同。”“绿窗昨夜东风少，开遍梅梢第一枝。”“半夜梅花入梦香。”“玉人和月嗅梅花。”“纸帐梅花醉梦间。”“夜寒无可伴，移火近梅花。”“惆怅后庭风味别，自锄明月种梅花。”

鹭鸶，一名春锄，《尔雅》注：“行如春锄。”山谷亦有诗，独雍陶一联，曲尽写物之妙。“立当青草人先见，行傍白莲鱼未知”，以属玉为鹭鸶，非也。

张冠之名甫，号易足居士，有文集十卷，多从于湖交游，豪放飘荡，不受拘羈。淳熙间，淮有三士：舒之张用晦，和之张进卿，真之张冠之也。《寄荆南》诗：“余生自判一虚舟，未审寻诗慰客愁。梅欲飘零犹酝藉，柳才依约已风流。关心弟妹无黄犬，入梦江湖有白鸥。别后故人相念否，东风应倚仲宣楼。”

雒山周宗圣师成，霁之长兴人，少年秀丽，读书善记，议论古今，落落可听。有诗高远，爱作《选》格。有《梅》诗曰：“采采芳梅枝，琐碎白云姿。在山千花怨，出山百鸟啼。操持思所寄，转趾述所思。清披太始风，寒应太虚月。一日拂人衣，三岁香不歇。”仕不得志，晚年若有所遇，如游仙散圣之徒

徐肇祀其先人曰：“当夜半可祭，盖俟鬼宿渡河之后。”翟公巽作《祭仪》十卷云：“或祭于昏，或祭于旦，皆非所。以鬼宿渡河为候，而鬼宿渡河之后，常在中夜，必使人仰占俟之。”叶少蕴云：“公巽博学多闻，援证有据，必不妄发。”惟洪文敏不然其说，但载牛女渡河之说，用少陵诗；或者又曰：“鬼渡萧关则祭。”二者当与知礼者质之。

《诗序》曰：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分为四诗，以元城公言之，四诗自是四家，《鲁诗》本之申公，《齐诗》本之轅固，《韩诗》本之韩婴，《毛诗》本之毛氏。汉四家诗各有短长，如《韩诗》有《雨无极》篇，序云：“正大夫刺幽王也。”首云“雨无其极，伤我稼穡。浩浩昊天，不骏其德。”今未见申、轅、婴诗久矣。《韩诗》有四十一卷，庆历中将作簿李用章序之。《毛诗》在四诗中之一诗也。

黄州黄陂县有李藏器一军，朝廷养之既久，初无他心，因赵文仲与杨伯洪交承之间相失，密与王旻谋，说尚全作乱，初意不过撼扬之下自安耳。黄陂北军初未尝有叛志，生计差丰，重离土，王旻无以复命。一夕呼千人窜投德安，王昊开门纳之，又出数千人与干都统战。李虎自淮东来，文仲出五十里逐之，独与李虎并辔而行，谋灭王旻之口。虎至，即调王旻往均州，去未数日，王旻复回。王旻寨栅尽为虎军所占，王旻军犹此扰扰。虎、旻二军互争于市，文仲弹压不定，呼王旻来议事，李虎就马上杀之。南北两军巷战纵火，文仲见事势急，弃城宵遁，李漕全家死，见任官死者数人，城中之火近旬不灭。呜呼！怀相嫉之心，稔天之祸，借兵权而修私怨，朝廷何负耶！

杨伯洪知黄州，忽一日早饭，觉有薄荷气，食之后疑。素养白鸡黑犬，就其内饲之，鸡与犬俱毙。有孙来前，以匙数粒食之，晚亦毙。杨始惊，急服解毒药，呕血数升。遂将庖者鞫之，乃云童德兴授其药。庖则荆湖制司人，复改为饭局，童谕之，药不验，当以薄荷可发。朝廷知之，差中使赍金器宣赐，兼抚问伯洪。引庖者对中使自白本末，中使亦惊。复奏童德兴赴召，虑事觉，先服药而卒。

《礼》云：“私讳不出门，二名不偏讳，临文不讳。”韩文公《辩讳》一论，其说详尽。近年以来，士大夫之避讳，自避于家则可，临官因致人罪则未可。赵清之父名不陋，使客吏整一漏处，呼而问之，答曰：“今次修了不漏。”遂黥客吏。赵文仲在楚，赵倡家初至，问其何来，答云：“因求一碗饭方到此。”赵怒及其己名，又及其父名，立斩之。陈立道知宁国府，有新司法饶州人，初参，问其何往，答云：“在安仁县寓居。”径入，大恟于家庙。属吏辄称先世之名，为司法旁皇失措，即寻医而去。杨煜之父名王休，同乡有老儒王

休，合改选，郡吏不敢呈拟，数年不调，后郑昭文当国，始得改秩。王立之父名蒙，凡仕宦处，必有一客吏先言，相见时切莫道及蒙字，丁宁再三。可怪习尚如此，但未能各家自刊《礼部韵略》耳。

尝读《樊哙传》，有贩缯屠狗之徒，能取公相之位，深切喜之。宁考在位三十年，主上在御二十年，通十八举，取士九千人，今为朝廷任事者皆无科目人。奉使王楠免，铨使薛及大法过府，许国白身人。赵拱、澄观之徒，赵范、赵葵并不曾铨试。全子才白身人，王夬亨、彭大雅、余玠曾发解，贾涉、曾式中、何元寿、李曾伯皆任子，下有姓名官职不称者不载。

建业间，园丁种梨曰“蜜父”，种枇杷曰“蜡儿”。新罗使者多携松子赂公卿家，问其名，有“玉角子”、“龙牙子”。

瓜最盛无如燕、赵，车骋担列，道路俱香。彼人云：“未至舌交，先以鼻选。”

闽士赴科，吴人赴调，各以乡产自夸。闽曰“荔支”，吴曰“杨梅”。有题壁曰：“闽乡玉女含冰雪，吴郡星郎驾火云。”

古今治天下各有所尚，唐虞尚德，夏尚功，商尚老，周尚亲，秦尚刑名，西汉尚材谋，东汉尚节义，魏尚辞章，晋尚清谈，周、隋尚族望，唐尚制度文华，本朝尚法令议论。

耿南仲作广东宪，过梅岭，宿次水驿，读书听蛙鸣，厌之，使虞侯传语，其声愈闹。用纸作钉緘其口，蛙覆死，不受虞兵传语；蛙仰死，即是虞兵不曾传语。明日视之皆仰死，至今沙水无蛙。

名山大川皆有神司之。浔州一土神，并无土偶像，但有一木主，长五尺余，半在地，书云“唐御史李伯行”。殿上庚艮罗列，无一敢擅取者，立见报应。考之《唐书》无传。

李珣，闽人，随兄尉永新。邑妓刘兴祖貌不妍，受纳士女，李以兄任满欲归，适有江西漕试，复留候试了而别。刘有楼美洁，李修读其上。及试，刘津其行李。捷至，刘备犒捷之费。李复来治省课，居数月如京，行囊色色取办，犍馱束帛，以壮其行。祝李早擢第，富贵无相忘。省捷时，犒倍之。邻里姗笑刘之愚，李不来矣。李还家一年无信，邻里昨笑者又复揶揄之。忽一日，李书至，刘虽知李有来音，犹未知李之可践盟否？李首谒令乞刘去籍，令欣然予之。夙有约，事主母当恭孝，抚儿女如己子，执釜鬻以奉朝夕，使彼此可安可久。李许其约。归近李舍，先书问信主母，进退唯命。主母知其来，越二十里外迓之，一见如妯娌然。李今某处任。此韶教曾茂实言之。

庐陵王排岸之女孙，眉目秀丽，能琴棋，弄翰墨，失身富家，常郁郁不乐，慕名胜而终焉。郡有朱渊未第，其室寝废，家事不治，经营一妾，颇难其人

。邻媪云：“王排岸女孙归久，试与官人谋之。”朱笑曰：“恐无此理。行成，以八百券为质。”一至其家，内外之事若素定。七月十一二日夜，梦入一宫，有二黄袍中坐，二姬左右，云汝去久何未来耶？见殿下有判官，抱一簿，写端平几年，吉州解试榜。王欲看，判官云：“汝手浊，未可看。”行三四里，过小池塘，碧色，掬水濯手，二小金龙绕指不下，始得见簿，前三名某人某人，第三朱某，且云过省及第。二姬坚欲留，黄袍云：“更展三年。”一姬奉玻璃碗酒一勺，枣二枚，一姬就首上取金凤钗插其首，黄袍以一诗绛囊置之胸间。寤也五鼓，历历与朱言之，相对惊诧。朱云：“试已同往仰山炷香。”才至庙，与梦中所见更无少异，玻璃碗见在后殿，二姬如生，但一姬首无金凤钗。祝者云：“七月十二三间失去。”还舍，越一夕揭晓，朱某第三名。次年过省登第。后三年，王一疾而卒，正符黄袍所展之数。其弟梦王来云：“今为仰山第三姬也。”朱为南雄法曹，自作一传，以纪其本末。

卷下

《传》曰：“多闻阙疑，慎言其余，则寡尤。”夫尤者，言之所由出也。闻不厌多，疑则有阙，言之谨余，尤则寡矣。余《贵耳》三集成，乃补拾前二集之遗，可以绝笔矣。未能守圣门寡尤之训，粗可备稗官虞初之求，必不忘其事之陋也。绍兴间，泰发与会之失欢，诸子多粹前朝所闻，犹未成编，或者以作私史告，稔成书祸，则知文字之害人也如此。始信言之为言，尤之阶也。余每得江湖朋旧书，云翁以多言得放逐，不宜有此集，可谓不善处患难者。余答书云：“仪舌尚在，焉可忘言。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”东里张端义，淳祐丙午闰四月四日书。

宣和七年，南郊毕，恭谢上清储祥宫，闻金人已破燕山，车驾亟还禁中。夜二鼓，中人梁兢持宸翰一纸宣示，惟书黄中来。既入对，上独坐一横榻，两宫娥擎烛。上曰：“边警如此，尽是蔡攸匿下，不令朕知，烦卿先草一诏，尽言朕失，以谢天下。”连进二草，皆不称上意，再三宣谕，只要感动人心，不须归过宰辅，只说朕不是。第三章稍愜上意，亲笔改写成，即时降出。上曰：“卿未可去。适来李邦彦等，皆诤张失措，且去外面商量。此诏是朕自思算，更有二事待与卿说。朕欲遣王黼、蔡攸等分守大河，尽籍内臣贵戚幸佞家财抵备犒军，朕传位与皇太子，渊圣名。朕移军长安，保捍关中为根本。卿可就此为朕处置，明日便要都了，只是未有人做宰相。”是夜二府皆至银台门矣，罪己诏下。忽吴敏拜少宰，李纲拜尚书左丞。渊圣登极，道君南幸，向来御笔皆不行。内禅之前，上谕曰：“处置许多事，蔡攸尽道不是，只传位一事，靠要做他功劳。”渊圣嗣位，台谏交章请诛京、攸，虽杨中立不免宣言蔡攸

无罪之语。但见论者纷然以诛王黼为快，而右蔡氏矣。

徽宗北狩，有谍者持一黄中单来，御书云“赵岐注《孟子》”，付黄潜善诸人审思之。孟即瑶华太后，赵即康王，高宗由是中兴。载《泣血录》。

真庙宴近臣，语及《庄子》，忽命秋水至，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，诵《秋水》一篇，闻者竦立。

昔闻仁宗时，有外臣奏陛下不蚤立太子，有播迁之祸。仁宗大怒，问宰执曰：“朕未立皇子，如何比朕如唐明皇有播迁之祸？”宰相奏云：“陛下果是播迁，不及明皇，当时明皇幸蜀，尚有肃宗即位灵武，陛下无肃宗为子，委不及明皇。”仁宗怒释，建立之议始坚。

孝皇一日宣押王丞相、赵丞相、施元枢、周大参，幸一燕，咨访政事。驾方御座，见御案上有一黄绫册，上忽驾兴，二相不敢近看，独周大参略开一看，不觉吐舌，复掩册如初。移时上来，遽问卿等不曾看此册否？皆以不敢对。来日，周大参入堂，首与二相言，此册即是前宰执所进台谏姓名，见今宰执所进拟者皆在焉。孝皇圣断，不可测度，前相既去，后相即拜，却除前相进拟台谏，后相虽有进拟，虑其立党不除，恐台谏奉承后相风旨，以攻前相，所以存进退大臣之体。今则不然，一相去，台谏以党去，一相拜，台谏以党进。况自嘉定副封之靡，前帝宏规废矣。

高宗、孝宗在御，每三年大比下诏，先一日，奉诏露天默祷曰：“朝廷用人，别无他路，止有科举，愿天生几个好人，来辅助国家。”及进殿试策题，临轩唱名，必三日前精祷于天。所以绍兴、淳熙文人才士，彬彬在朝。此二祖祈天之效如此。

寿皇过南内，德寿问近日台臣有甚章疏，寿皇奏云：“台臣论知阁郑藻。”德寿云：“说甚事？不是说他娶嫂？”寿皇奏云：“正说此事。”德寿云：“不看执柯者面？”寿皇问：“执柯者谁？”德寿云：“朕也。”寿皇惊灼而退，台臣即时去国。

德寿丁亥降圣，遇丙午庆八十，寿皇讲行庆礼上尊号，周益公当国，差官撰册文。读册书册，拟杨诚斋、尤延之，各撰一本，预先进呈。益公与诚斋乡人，借此欲除诚斋一侍从为润笔。册文寿皇披阅至再，即宣谕益公：“杨之文太聩牙，在御前读时生受，不若用尤之文温润。”益公又思所以处诚斋，奏为读册官。寿皇云：“杨江西人，声音不清，不若移作奉册。”寿皇过内，奏册宝仪节，及行礼官读至杨某，德寿作色曰：“杨某尚在这里，如何不去？”寿皇奏云：“不晓圣意。”德寿曰：“杨某殿册内比朕作晋元帝，甚道理？”杨即日除江东漕，诚斋由是薄憾益公。

孝宗朝幸臣虽多，其读书作文不减儒生，应制燕闲，未可轻视。当仓卒翰

墨之奉，岂容宿撰？曾觌、龙大渊（本名齠，孝宗写开二字）、张抡、徐本中、王抃、赵弗、刘弼，中贵则有甘昺、张去非、弟去为，外戚则有张说、吴琚，北人则有辛弃疾、王佐，伶人则有王喜，棋国手则有赵鄂，当时士大夫，少有不游曾、龙、张、徐之门者。

张景卿因奏对，仁宗曰：“卿亦出孤寒？”张对曰：“臣本书生，陛下擢至中丞，三子皆服冠裳。陛下春秋高，主畅虚，臣非孤寒，陛下乃孤寒也。”上嘉纳之。

道君北狩，在五国城，或在韩州，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，北国必有赐赉，一赐必要一谢表。北国集成一帙，刊在榷场中博易，四五十年，士大夫皆有之。余曾见一本，更有李师师小传，同行于时。李抄本作吕。

道君幸李师师家，偶周邦彦先在焉，知道君至，遂匿于床下。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：“江南初进来。”遂与师师谑语。邦彦悉闻之，隳栝成《少年游》云：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”后云：“严城上，已三更，马滑霜浓，不如休去，直是少人行。”李师师因歌此词，道君问谁作？李师师奏云：“周邦彦词。”道君大怒，坐朝宣谕蔡京云：“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，闻课额不登，如何京尹不按发来？”蔡京罔知所以，奏云：“容臣退朝，呼京尹叩问，续得复奏。”京尹至，蔡以御前圣旨谕之。京尹云：“惟周邦彦课额增羨。”蔡云：“上意如此，只得迁就将上。”得旨，周邦彦职事废弛，可日下押出国门。隔一二日，道君复幸李师师家，不见李师师，问其家，知送周监税。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，既至不遇，坐久，至更初李始归，愁眉泪睫，憔悴可掬。道君大怒云：“尔去那里去？”李奏：“臣妾万死，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，略致一杯相别，不知官家来。”道君问：“曾有词否？”李奏云：“有《兰陵王》词。”今“柳阴直”者是也。道君云：“唱一遍看。”李奏云：“容臣妾奉一杯，歌此词为官家寿。”曲终，道君大喜，复召为大晟乐正，后官至大晟乐乐府待制。邦彦以词行，当时皆称美成词，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，作《汴都赋》，如笺奏杂著，皆是杰作，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。当时李师师家有二邦彦，一周美成，一李士美，皆为道君狎客，士美因而为宰相。吁！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，国之安危治乱，可想而知矣。李抄本作吕。

孝皇圣明，亦为左右者所惑。有一川官得郡陞辞，有宦者奏知，来日有川知州上殿，官家莫要笑。寿皇问：“如何不要笑？”“外面有一语云：‘裹上幞头西字脸’，恐官家见了笑，只得先奏。”所谓知州者，面大而横阔，故有此语。来日上殿，寿皇一见，忆得先语便笑。“卿所奏不必宣读，容朕宫中自看。”愈笑不已。其人在外曰：“早来天颜甚悦，以某奏札称旨。”殊不知西字脸先入之言，所以动寿皇之笑也。

王尚之为郎日，轮对一札，乞减宫嫔之冗。寿皇问：“卿是外臣，如何知朕宫中事？”“臣备员内府丞，见每月宫中请给，历历具道大小请给细数。”寿皇大喜，即日除浙漕，却不及作侍从，曾作太府卿。

高孝二朝，帅蜀必要临遣，未尝就外除，亦以蜀为重事。庙堂欲除崔菊坡先生，觉菊坡之意未就，司谏王贯卿上疏，指以士大夫辞难避事，不肯任朝廷之委用。疏上后，菊坡之命始出，菊坡只得一行。在九江时，余往见之，扣其入蜀之意，菊坡自言：“朝廷以蜀中散乱，令某整齐之。”余进曰：“今天下散乱，岂特一蜀耶？朝廷何不留先生整齐天下之散乱，而独私于蜀耶！”菊坡唯唯而已。近汤季能有辞难避事之疏，三十年间两见之，恨无菊坡再见此疏也。

寿皇问王抃，如何北使在庭舞蹈极可观，此间舞蹈皆不及之。抃奏云：“北人袖窄，但公裳袖大，一举手便可观；南人袖内外俱宽大，举手便不可看。”北人视此为大礼数，德寿、孝宗在御时，阁门多取北人充赞喝，声雄如钟，殿陛间颇有京洛气象。自嘉定以来，多是明、台、温、越人在阁门，其声皆鲍鱼音矣。

寿皇以孝治天下，有大理寺孙寺丞，失记其名，匿服不丁母忧，寿皇怒，欲诛之，奏知德寿云：“孙某不孝，欲将肆诸市朝。”德寿云：“莫也太甚。”遂黥面配广南，数年得归。余儿时曾见之。今之士大夫，甚至闻讦，仕宦冒荣自若，衰经有不曾著者，食稻衣锦，汝安则为之，圣门之训，天理灭绝，去禽兽几希！

宣和元年间，高丽遣使，一旦忽上奏，以其王病求医，上择二良医往，岁余方归。二医奏王馆医甚勤，谓曰：“高丽小国，世荷国恩不敢忘。闻天子用兵，辽实兄弟国，苟存之，犹是为中国捍边，女真乃新起，不可交也。愿二医告诸天子，早为之备。”

慈宁殿赏牡丹，时椒房受册，三殿极欢，上洞达音律，自制曲，赐名《舞杨花》，停觞命小臣赋词，俾贵人歌以侑玉卮为寿，左右皆呼万岁。词云：“牡丹半坼初经雨，雕槛翠幕朝阳。娇困倚东风，羞谢了群芳。洗烟凝露向清晓，步瑶台月底霓裳。轻笑淡拂宫黄，浅拟飞燕新妆。杨柳啼鸦昼永，正秋千庭馆，风絮池塘。三十六宫簪艳粉浓香。慈宁王殿庆清赏。占东君谁比花王。良夜万烛，荧煌影里，留住年光。”此康伯可《乐府》所载。

寿皇使御前画工写曾海野喜容，带牡丹一枝，寿皇命徐本中作赞，云：“一枝国艳，两鬓东风。”寿皇大喜。

绍兴初，杨存中在建康，诸军之旗中有双胜交环，谓之二圣环，取两宫北还之意，因得美玉，琢成帽环进高庙，曰尚御裹。偶有一伶者在旁，高宗指环

示之，此环杨太尉进来，名二胜环。伶人接奏云：“可惜二圣环，且放在脑后。”高宗亦为之改色。所谓工执艺事以谏。

向芑林因入对，论奏甚久，上顾问再三，中书舍人潘良贵摄左史，忽出位言曰：“天时暑甚，向某不合以无益之言，久勤圣听。”公退，上章待罪，且乞致仕。或者谓榻前因奏端研书画，潘有此言。五峰行状大略相似，所奏不同耳。

方腊作乱，朝廷捕之，献言者曰：“若急请于朝，以刘公安世守南都，陈公瓘镇金陵，人望归之，可不劳兵而破矣。”此芑林语也，致堂先生行状中载之。

王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，周益公坚不肯。王问益公云：“幼安帅材，何不用之？”益公答云：“不然，凡幼安所杀人命，在吾辈执笔者当之。”王遂不复言。

孝皇朝不许宰相进拟乡人，王丞相在相位八年，林子中亦乡人，八年不得除命。

吴越钱王入朝，太祖曰谋下江南，许以举兵援助，归语其臣沈伦，伦再三嗟叹。钱王扣之，伦云：“江南是两浙之藩篱，藩篱若撤，堂奥岂得而安耶？大王指日纳土矣。”宣和年，结女真攻契丹，契丹果灭，随即二帝北狩，此亦自撤藩篱也。今又以灭金国，蒙古横行襄蜀，此又自撤藩篱矣。乔行简为淮西漕，便民五事，曾说此一项，是亦祖江南之沈伦也。

寿皇赐宰执宴，御前杂剧妆秀才三人，首问曰：“第一秀才仙乡何处？”曰：“上党人。”次问：“第二秀才仙乡何处？”曰：“泽州人。”又问：“第三秀才仙乡何处？”曰：“湖州人。”又问：“上党秀才，汝乡出甚生药？”“某乡出人参。”次问：“泽州秀才，汝乡出甚生药？”“某乡出甘草。”次问：“湖州出甚生药？”“出黄蘗。”“如何湖州出黄蘗？”“最是黄蘗苦人。”当时皇伯秀王在湖州，故有此语。寿皇即日召入，赐第奉朝请。

何自然中丞上疏，乞朝廷并库，寿皇从之。方且讲究未定，御前有燕，杂剧伶人妆一卖故衣者，持裤一腰，只有一只裤口，买者得之，问如何著？卖者云：“两脚并做一裤口。”买者云：“裤却并了，只恐行不得。”寿皇即寝此议。

世之巧宦者，皆谓之钻。班固云：“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。”嘉定间，士大夫有一戏论，于从政云将仕皆得改官，独颜子孔门四科之首，不得改官。夫子曰“回也不改”，颜子钻错了。钻之弥坚，如何改官。

天宝间，杨贵妃宠盛，安禄山、史思明之作乱，遂有杨安史之谣。嘉定间，杨太后、史丞相、安枢密，亦有杨安史之谣。时异事异，姓偶同耳。

平江道士袁宗善曾遇异人，得验状法，遭际三殿，赐通真先生。寿皇一日使中贵持白纸三幅，默祷在内，令通真书来。中贵先排定资次，第一纸书不可行，第二纸书无分，第三纸书真真二字，奏呈寿皇，隔数月皆验。不可行，要请陵寝，北报不从；无分，乃小刘娘子要册后半年而殂；真真二字，乃受禅光宗。后来光宗有心疾，寿皇宣通真，私问二真字，通真奏云：“臣书先定，二真合成一字，即字。”寿皇大喜，前定皆验，赐赉甚厚。此袁通真亲与先君言。

有一川官在都乞差遣，一留三四年，题一诗在僦楼之壁曰：“朝看贝叶牢笼佛，夜礼星辰取奉天。呼召归来闻好语，初三初四亦欣然。”初三、初四即二仆也。因此诗传摇京下，遂得缺而去。

王黼宅与一寺为邻，有一僧，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，漉出洗净晒干，不知几年，积成一囤。靖康城破，黼宅骨肉绝粮，此僧即用所收之饭，复用水淘蒸熟，送入黼宅，老幼赖之无饥。呜呼！暴殄天物，圣人有戒。宣和年间，士大夫不以天物加意，虽沟渠污秽中，弃散五谷，及其饿馁之时，非僧积累之久，一家皆绝食而死，可以为士大夫暴殄天物者戒。

荆公黜词赋，尊经独《春秋》，非圣经不试，所以元祐诸人多作《春秋传解》。自胡安定先生始，如孙莘老辈，皆有《春秋集解》，则知熙宁、元祐诸人议论，素不同矣。唐子西云：“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诸侯必从，然谓之尊君则不可；挟《六经》以令百氏，百氏必服，然谓之尊经则不可。”

蜀士胡其姓者，知其女贵，能生子作宰相，携入京师，寻一朝士生宰相者，即与之。遇道间见韩光禄国华，拜于马首云：“三年在京师，阅人多矣。光禄必生宰相子，敢以女为献。”后果生魏公。今韩氏家庙有胡夫人，即斯人女也。

钱参政良臣之妻弟章其姓者，自南康守回，忽进拟浙东仓，孝皇忽云：“执政妻党，便得好官。”参政李彦颖奏云：“章守南康有声，诸台列荐，以此除激励作郡者。”章某见乞祠，孝皇云：“且与祠。”章由是而不复起矣。

谢文昌源明，馆伴北使，时宁庙初即位，定册时诸臣颇有议论，北使忽问谢云：“伊尹放太甲于桐，此何义？”指光宗属疾而言。谢答曰：“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不可。”避一篡字，朝论甚伟。

李季章奉使北庭，虏馆伴发一语云：“苏东坡作文爱用佛书中语。”李答云：“曾记《赤壁怀古》词所云：‘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檣櫓灰飞烟灭。’所谓‘灰飞烟灭’四字，乃《圆觉经》中语云‘火出木烬，灰飞烟灭’也。”北使默无语。

开禧议和，首遣方信孺通书奉使，和议未成，欲遣辅汉卿，辅辞以考亭诸生，老不称使，乃荐王都厢楠代为行人。王往还至四，敌有一伴使颜元者，问韩侂胄是甚么人？答云：“魏公之孙，吴太后之肺腑，有拥佑之勋。”又问云：“官里如何信任他，不知去得他否？”王答云：“大臣去留，出自圣断。”伴使就怀中取出本朝省札，韩侂胄军怒，已击死。王为之惊骇。当时一语之差，岂不失两国之体？则知专对之为难事也。

卫社稷宗社者，大臣职也；死社稷宗社者，大臣之不幸也。韩侂胄柄国，皆由道学诸公激之使然。绍熙五年七月，光宗属疾，宁皇未内禅，外朝与中禁势相隔绝，赵忠定招侂胄通太后意，中官关礼同任往来之旨。宁庙即位，诸公便掩侂胄一日之劳，喉台谏给舍攻其专辄之罪，此时侂胄本不知弄权怙势为何等事，道学诸公反教之如此为之弄权，如此为之怙势，及至太阿倒持，道学之祸起矣。后十年，坤鉴一进资善一疏，起于张镃、吴衡、王居安之谋，其他皆因人成事者也。和议成，奉使许奕，吴衡副之。敌索首谋，函首至濠，二使不敢进，小使往返数次。敌云既是讲和，必无创出礼数，国信不必虑。函首才至敌界，敌中台谏交章言：“韩侂胄忠于其国，缪于其身，封为忠缪侯。”将函首祔葬于魏公韩某墓下，仍札报南朝。当时丘宗卿开督府在建康，备坐北札，遍札诸州监司。先父适漕淮东，亲得此札，幸一见之。

侂智高发三解不得志，遂起兵两广，遂有“两解试摄官”之格。张元因殿试落第，径往西夏，自此殿无黜落之士。

施宜生以贺正使来，韩子师馆伴，因语《日射三十六熊赋》云：“云屯八百万骑，日射三十六熊。”以八百万骑对三十六熊，何其鲜哉！宜生语塞。大抵南北二使，皆不深书，司射所载，熊即侯也，非兽也。

乖厓张公帅蜀时，请于朝创用楮币，约以百界。尝见蜀老儒辈言，谓此是世数所关，七八年前已及九十九界，蜀阃建议，虚百界不造，而更造所谓第一界，行之未久，而蜀遂大坏。时数之论，于是为可信。

辛卯岁，北来人数百辈，暂寓于襄阳府九华寺，有一人题诗于壁云：“干戈未定各何之，一事无成两鬓丝。踪迹大纲王粲传，情怀小样杜陵诗。鹤鸽信断云千里，乌鹊巢寒月一枝。安得中山千日酒，陶然直到太平时。”虽未为绝唱，读之亦使人增感也。

少游《郴阳》词云：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断知何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”诗话谓“斜阳暮”语近重叠，或改“帘栊暮”。既是“孤馆闭春寒”，安得见所谓帘栊？二说皆非。尝见少游真本，乃“斜阳树”，后避庙讳，故改定耳。山谷词“杯行到手莫留残，不到月斜人散”，诗话谓或作“莫留连”，意思殊短。又尝见山谷真迹，乃是“更留残”，词意便

有斡旋也。

鹤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时，其先公昼寝，梦有人朝服入其卧内，因问为谁？答曰：“陈了翁。”觉而鹤山生，所以用其号而命名。陈莹中前三名登第，后两甲子，鹤山中第，亦第三名。其出处风节相似处极多。在东南时，有了翁家子孙，必异遇之。

章子厚在政府，有悖贼邦曲之号。一日邦直又复唐巾裹，子厚曰：“未消争竞，只烦公令嗣戴来略看。”子由语张文潜曰：“庙堂之上，谗语肆行，在下者安得不风靡？”

王嘉叟题王龟龄詹事祠堂诗：“当时孤论偶相同，终始知心每愧公。才见安车延绮季，遽嗟石室祀文翁。百年公议分明在，一饷纷华究竟空。白发旧交衰甚矣，尚能留面对高风。”自注云：“始予与龟龄别，尝谓吾辈会合不可常，但令常留面目，异时可复相见。龟龄再三击节，后一见必诵此言。”

东坡《水龙吟·笛词》八字溢：“楚山修竹如云，异材秀出千林表”，此笛之质也；“龙须半翦，凤膺微涨，玉肌匀绕”，此笛之状也；“木落淮南，雨晴云梦，月明风袅”，此笛之时也；“自中郎不见，将军去后，知辜负，秋多少”，此笛之事也；“闻道岭南太守，后堂深绿珠娇小”，此笛之人也；“绮窗学弄，凉州初试，霓裳未了”，此笛之曲也；“嚼徵含宫，泛商流羽，一声云杪”，此笛之音也；“为使君洗尽，蛮烟瘴雨，作霜天晓”，此笛之功也。五音已用其四，乏一“角”字。“霜天晓”，歇后一“角”字。

欧阳公《论琴帖》：“为夷陵令时，得琴一张于河南刘，盖常琴；后作舍人，又得一琴，乃张奥琴也；后作学士，又得一琴，则雷琴也。官愈昌，琴愈贵，而意愈不乐。在夷陵，青山绿水，日在目前，无复俗累，琴虽不佳，意则自释；及作舍人学士，日奔走于尘土中，声利扰扰，无复清思，琴虽佳，意则昏杂，何由有乐？乃知在人不在器也。若有心自释，无弦可也。”

濮上陈抟以《先天图》传种放，放传穆修，修传李之才，之才传邵雍。放以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传许坚，坚传范谔昌，谔昌传刘牧。修以《太极图》传惇颐，惇颐传二程。濂溪得道于异僧寿涯，晦庵亦未然其事，以异端疑之。

汉人尚气好博，晋人尚旷好醉，唐人尚文好狎，本朝尚名好贪。

韩愈、皇甫湜，一世龙门，牛僧儒携所业谒之，其首篇《说乐》，韩见题，即掩卷而问曰：“且道拍板唤作甚？”牛曰：“乐句。”二公大称赏之，因此名动京师。

黄初年三月癸卯，月犯心，大星占曰：“心为天王位，王者恶之。”四月癸巳，蜀先主殁于永安宫。客星历紫宫而刘聪殒，彗星扫太微而苻坚败，荧惑守帝坐而吕隆破。晋庾翼与兄冰书曰：“岁星犯天阙，江东无他，而季龙频年

闭关。”余甲子年侍亲出蜀，在荆南沙市，申未间见一星自东南飞在西北，如世之火珠状，其光数丈长，久而成一皇字。丙寅冬，吴曦叛。丁亥年，余为仪真录参，十月二十三日夜，因观天象，见一星入月，算历者邹淮绝早相别云：“昨夜星入月，恐两淮兵动不可住。”径唤渡过建康。余问之前有此否？邹云：“汉献帝时，曾一次星入月，今再见也。”十一月十二日，刘倬举兵僂季姑，姑反戈，一城狼狽，倬以身免，继此兵祸未泯也。庚寅年，余丞浦江，三月间近午日，色略觉昏，意谓日蚀，外看山林屋宇，皆成青色，及兄弟骨肉相看，面皆如鬼，其色青甚。如此日不移影，至西方动。是年有缪春武库之变。余尝在方册间，或书此怪异，终未便信，岂谓身自见之。

东海中有山曰度朔，上有大桃盘屈三千里，其卑枝向东北曰鬼门，万鬼所由往来也。上有二神人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郁垒，主治害鬼。世人刊此桃梗，正岁以置门户，此出《战国策》桃梗注。

粉白黛黑，《战国策》张仪曰：“郑周之女，粉白黛黑。”注云：“黛黑，非知而见之者，以为神。”《汉武故事》曰：“上起明光宫，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，皆自然美丽，不使粉白黛黑。”又《楚辞·大招》曰：“粉白黛黑，施芳泽只。”惟韩文公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乃云“粉白黛绿”，东坡《答王定国书》“粉白黛绿者，系君火宅中狐狸、射干之流，愿以道眼看破”，方变黑为绿字。

丘宗卿帅蜀，陛辞奏寿皇：“吴家兵太专，他日必有可虑。此时吴挺为兴州都统，兼知兴州，乞得二庚牌，臣缓急可用。”居无何，挺殂，宗卿急发庚牌，檄张詔交军，除兴州都统，西兵姓移于他姓。自开禧间，吴曦再领兴州兵，北伐之事兴，曦果以叛闻，人服宗卿之远见。宗卿与京仲远为代，京在蜀时，适有泸州张庭芬之变，仲远宽厚，僂其渠魁，余皆从释。京偶带都吏行，宗卿就仲远舟中擒去，立斩之，仲远大不乐。后仲远作相，宗卿家食十年，能知吴氏之兵必叛，不知仲远之作相，何明于彼，不明于此耶？开禧兵兴，始开制阍，主行和议，复开督府，年已八十余矣。

黄巢五岁，侍翁父为菊花联句，翁思索未至，巢信口应曰：“堪与百花为总首，自然天赐赭黄衣。”巢之父怪欲击巢，乃翁曰：“孙能诗，但未知轻重，可令再赋一篇。”巢应之曰：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我若为青帝，移共桃花一处开。”跋扈之意，已见婴孩之时，加以数年，岂不为神器之大盗耶！

“笔之用以月计，墨之用以岁计，砚之用以世计。笔最锐，墨次之，砚钝者也，岂非钝者寿而锐者夭乎？笔最动，墨次之，砚静者也，岂非静者寿而动者夭乎？于是得养生焉，以钝为体，以静为用，惟其然，是以能永年。”此唐

子西《砚铭》。

东坡作《病鹤》诗，尝写“三尺长胫瘦躯”，阙其一字，使任德翁辈下之，凡数字，东坡徐出其稿，盖“阁”字也。此字既出，俨然如见病鹤矣。

王万年副都统，因贻书岷峨山拗牛和尚，不答书，但与来说：“传语太尉早归。”人至，问和尚有书无书，坚不肯说。万年云：“我已知了，尔直说。”久而方云：“和尚请太尉早归。”三日后，盥漱间即逝。人问拗牛，云王太尉是第六洞万年鬼王，所以姓王名万年。

均州武当山，真武上升之地，其灵应如响。均州未变之前，敌至，圣降笔曰：“北方黑煞来，吾当避之。”继而真武在大松顶现身三日，民皆见之。次年有范用吉之变。敌犯武当，宫殿皆为一空，有一百单五岁道人，首杀之，则知神示人有去意矣。浮光未破之前，开城濠得一铁坐佛，高三丈，城东元有铁佛寺，其僧请归本寺，百余军輿之不动，军帅祷之，许以草创小寺安奉，只用三五十辈小儿輿之即行。后差老巫媪奉事，凡有病告者，饮佛水即安。端平四年，敌围城，炮声震天，铁佛为之撼战。后敌攻定城，敌人以炮坐罩铁佛于其下，光州遂失。《左传》云：“国将兴，听于人；国将亡，听于神。”即此意也。

欧阳询《艺文类聚》有为禽兽九锡，以鸡为稽山子，以驴为庐公者。吴越毛胜撰《水族加恩簿》，以海龙为君，各有词令，祖欧阳之遗意也。

仕之不称者，许郡将或部使者两易其任，谓之对移。汉薛宣为左冯翊，以频赐令薛恭本县孝者，未尝知治民，而粟邑令尹赏久用事，宣即奏赏与恭换县，乃对移所起也。

天道尚左，星辰左转，地道尚右，瓜瓠右累。蚁穴知雨，鸟鹊知风，燕逊戊己，鹊背太岁，鱼聚北道，针浮南指，葵知南日，菊知陨霜，此物之灵也。人有不节醉饱，不谨寒暑，孰谓人为万物之灵？因书为座右铭。

四夷附录内典云：“人火得水而灭，龙火得水而炽。”信有此理，阴阳自然变化论云：“龙能变水，人能变火，龙不见石，人不见风，鱼不见水，鬼不见地。”此亦理也。

士大夫最怕有虚名，虚名一胜，不为朝廷福。真西山负一世盛名，岂西山真欲爱名于天下，天下自闻其名而起敬耳。及史同叔之死，天下之人皆曰真直院入朝，天下太平可望。及其入朝，前誉小减。省试主文，为轻薄子作赋曰：“误南省之多士，真西山之饿夫。”都下谚曰：“若要百物贱，须是真直院。及至唤得来，搅做一镬面。”如是则声名自是一项，事业自是一项。江南地土浅薄，士大夫只做得一项，做不得两项。

市井呼卢，卢四也。博徒索采曰四，红赤绯皆一骰色也，俗说唐明皇与贵

妃喝采，若成卢，即赐绯之义。《楚辞·招魂》“成皋而牟”，牟即卢也，又曰菰。杜子美诗“绕床大叫呼五白，袒裼不肯成皋卢”，注谓刘穆之兄刘毅，家无儋石之储，呼卢一掷百万，共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？又诗“刘毅从来布衣愿，家无儋石输百万”。唐李翱撰《五木经》，元革注云：“雉为二，皋为六，卢为四。”

钱穆父尹开封，有店主告有道人独赁一房，每日以新钱三千置之座侧，沽酒市肉，迄暮而还，乃携炭一小篮入房中，人语小定，则拥炉铸钱，未半夜三千成矣，不敢不告。穆父遣人逻之，道人迎揖曰：“大尹来要贫道否？”至庭下，穆父诘之曰：“尔必有术，何敢于鞬毂下为之？”道人曰：“贫道铸者泥钱，不曾用铜，似不碍法令，但得半干半湿泥一块，以两钱脱就便可成。”穆父命取泥试之，逡巡成泥钱一千，以索贯之呈。穆父大怒，掷于案旁，激而有声，迸散在地，道人忽不见。取其钱重穿之，每钱背二口字，知其洞宾也。今以铁化铜为钱，亦近于用泥矣。

淳熙间，省元徐履因功名之念太重，遂有心恙之疾。殿试，用卷子写一枝竹，题曰“画竹一竿”，送上试官。朝廷亦优容之，以省元身后一官与其子，子亦恙，官亦绝。

席大光以母葬，碑铭皆数千言，屈吴傅朋书之，大光立于碑侧，不数字，必请傅朋憩偃，终日不能兼备，傅朋病之。至夜分，潜起秉烛而书，大光闻之起，立以文房玩好之物尽归之，预储六千缗而润毫。或曰傅朋之贫脱矣。未几而大光死，傅朋叹曰：“吾之贫，分也。大光之死，由我也。”

真定大历寺有藏殿，虽小而精巧，藏经皆唐宫人所书，经尾题名氏极可观。佛龕上有一匣，开钥有古锦俨然，有开元赐藏经敕书，及会昌以前赐免拆殿敕书。有涂金匣《藏心经》一卷，字体尤婉丽，其后题曰：“善女人杨氏，为大唐皇帝李三郎书。”寺僧珍宝之。

吴江长桥，焚于庚戌之变。绍兴四年，新桥复成，县令杨同者，谋新之始，未尝委一吏，未尝科一夫，但命十僧分干。一桥之利，可支百年，始谋兴工，亦俾诸僧分谕上户，往往出资为助。震泽王闾者，朱勔之党，乃积逋数千缗，连券百纸，请同自督之。同笑曰：“此逋岂可督也！”徐命闾坐，取火尽焚其券。同以台疏因扰民而罢，此闾嗾之。

曹友闻，凤州人，为天水军教授。有学职时当可，乃天水巨室。辛卯冬，闻蒙古深入，天水守倅弃城不守，时当可藉家丁，推友闻为主守城。李说斋作帅，知其事实，写旗赠之曰：“状元及第三年有，教授提兵四海无。”后战死于大安军鸡翁关，此丙申年也。

李昉英，字俊明，广人也。主上谅阴榜第三名及第，初任临汀推官，陈孝

严激军变，尽出家资抚定之。曾治凤帅广，激曾忠之变。崔菊坡临城，借用经略司印抚谕，李缙城入贼，晓以祸福，五羊城郭得全。贼之肇庆就捕，朝廷录功名之首，除荣王府教授，亦因朝臣之请，李力辞不供职，但云素无学问，难以移气习。士论黜之。

陈习庵，名埙，省元，父母求子于佛，照光禅师就上写一偈，末后二句云：“诸佛菩提齐著力，只今生个大男儿。”此十月三十日书，至十二月三十日习庵生，父母乞名于佛，照光曰觉老，余亲见二状。习庵无髭，有则去之，凡有除目，即先梦见住院前身，即一尊宿也。

临安中瓦在御街中，士大夫必游之地，天下术士皆聚焉。凡挟术者，易得厚获之来，数十年间，向之术行者，皆多不验，惟后进者，术皆奇中。有老于谈命者，下问后进：“汝今之术，即我向之术，何汝验，我若何不验？”后进者云：“向之士大夫之命，占得禄贵生旺，皆是贵人；今之士大夫之命，多带刑杀冲击，方是贵人。汝不见今日为监守、司帅阍者，日以杀人为事，汝之术所以不验也。”老者叹服而去。

伶者，自汉武时东方朔以谐谑进，其间以言语尽规导之意，至唐高力士辈出，人主溺于宴安鸩毒，为君之道绝矣！及五代李亚子，欧阳公作《伶人传》首焉，极称请箭前驱，缟素从戎，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首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何其壮哉！晚年耽于诙谐，与周匝、景进、敬新磨狎泄，终至亡国，死无以葬，以乐器焚之，何其始英武后荒迷耶！尝读放翁《南唐书》，有一事可取。李王召一名将欲害之，酌酒一杯与其将饮，将知内有毒，坚不肯饮，奉杯前曰：“臣当先奉为王寿。”君臣交争不决。有一伶人自殿下舞上殿曰：“此酒臣先饮。”夺将手中杯，一举而尽。再舞下殿，及殿门而卒。一时仓卒，遂解君臣之疑。虽曰小人以一死存国体，可谓知几之士矣。

晋王衍口不言钱，强名阿堵，俗言兀底律贪之谓也。古语云：“少则乐，无则忧，多则累。”又曰：“牢收长物金三品，密写虚名墨一行。”又曰：“须知世上金银宝，借汝闲看六十年。”又曰：“饶君且恁埋藏却，煞有人曾作主来。”积而能散，君子黜之，为富不仁，古人深戒。

曲江有二奇，张相国以铁铸，六祖禅师以铜铸，俗语云：“铁胎相公，铜身六祖。”铁胎有二身，一在庙，一在郡庠；铜身在大鉴寺。广州天庆观有铜铸刘王像，当铸时，不像其容，杀数匠始成，袞冕具在。

达官有瘫痪之疾，有道人曰：“古人已死身不坏，今人未死身先坏。”信知古人之死数虽尽，而所养固在，至于百年之岁，尚有容貌如生者；今人贪利禄则损其心，穷嗜欲则丧其本，数未尽而躯已腐矣。

杨诚斋帅某处，有教授狎一官妓，诚斋怒，黥妓之面，押往谢辞教授，是欲愧之。教授延入，酌酒为别，赋《眼儿媚》：“鬓边一点似飞鸦，莫把翠钿遮。三年两载，千擗百就，今日天涯。杨花又逐东风去，随分落谁家？若还忘得，除非睡起，不照菱花。”杨诚斋得词，方知教官是文士，即举妓送之。

《史记·匈奴传》“汉遗单于有黄金饰具带一饬”。《汉书音义》曰：“腰中大带，黄金骨紕。”徐广曰犀毗，引《战国策》赵武灵王赐周绍具带黄金师比，即带钩也。师比，即犀毗也。

升斗古小而今大，昔人饮酒有数石不乱者。班固论一夫百亩，所收之粟，人食月一石五斗。古之人亦今之人也，岂有一人能饮数石，日食五升者乎？

古人有言，登公卿之门而不见公卿面目，一辱也；对公卿面目而莫测公卿之心，二辱也；识公卿之心不知我之心，三辱也。大丈夫宁就万死，不受一辱。

韶州涔水场，以卤水浸铜之地，会百万斤铁，浸炼二十万铜，且二广三十八郡，皆有所输。或供铅锡，或供银，或供钱，岁计四五万缗。饶监所铸，岁止十五万，二广未尝曾见一新钱，所在州县村落，未尝一日无铜钱，殊不可晓。所谓会子，皆视之弃物，不知朝廷一如二广，只使见钱，不知会子，未知可行否乎？

淳熙间，有二妇人能继李易安之后：清庵鲍氏，秀斋方氏。方即夷吾之女弟，皆能文，笔端极有可观。清庵即鲍守之妻，秀斋即陈日华之室。秀斋能识人，有两馆客，一陈勉之丞相，一陈景南内相。

乾道间，有一媵随嫁单氏，而生尚书夔，又往耿氏，生侍郎延年。及死，尚书、侍郎争葬其母，事达朝廷，寿皇云：“二子无争，朕为葬之。”衣冠家至今为美谈。

吕婆即吕正己之妻，淳熙间，姓名亦达天听。苏养直家孙女曰苏婆，其严毅不可当，三五十年，朝报奏疏，琅琅口诵，不脱一字。旧京畿有二漕，一吕搢，一吕正己。搢家诸姬甚盛，必约正己通宵饮。吕婆一日大怒，逾墙相詈，搢之子一弹碎其冠，事彻孝皇，两漕即日罢。今止除一漕，自此始。吕婆有女事辛幼安，因以微事触其怒，竟逐之。今稼轩“桃叶渡”词因此而作。

袁彦纯尹京师，专留意酒政，煮酒卖尽，取常州宜兴县酒，衢州龙游县酒，在都下卖。御前杂剧，三个官人，一曰京尹，二曰常州太守，三曰衢州太守。三人争座位，常守让京尹曰：“岂宜在我二州之下。”衢守争曰：“京尹合在我二州之下。”常守问云：“如何有此说？”衢守云：“他是我两州拍户。”宁庙亦大笑。

韶州南华寺，乃六祖大鉴禅师真身道场，有达么衣钵存焉。所谓袈裟，尚

有仿佛，而钵犹存有一痕，伪刘公主所触。今寺有补钵庄，即公主舍也。有虎夜必来守衣钵，如则天所赐皆不存，独有柳子厚文，亦非旧本。更有黄叶斋僧文，自称率土大将军，唐之丁酉年。后彭帅为经略，适有曾忠之变，亦是丁酉年，遂碎此碑，碑阴乃东坡饭僧疏文，二碑俱不存矣。

东坡《艾子》有曰：“禽大禽大，无事早下山去。”托此为谈谑之助，世人相传笑话，余因录一二事以资好事者一笑。有知州未满，交代遽至，在任者不肯去，赴任者不得入，欲赴者怒，遂起民兵、诸寨兵、外县弓手攻城；在任者见事势急，率厢禁军守城。监司得知按发，朝廷曰：“攻城者以违年不赴，守城者以擅离任所。”闻者莫不大笑。

富家大室多是为富不仁，为人撰一说以讥之。有一多钱翁，每自夸侈，我世间饮食品馐，水陆毕陈，饱饫醲鲜尽矣。思得天上美馐，略供匕箸，可以延年益寿。或者告之，须是斋戒设醮，拜章精祷，方可感格上天，必得赐汝美馐。如此祷告数年。忽一夕正启醮间，有二天神自空虚而下，奉一大合，呼“愚民，天帝赐汝食”，拜而受之。愚民得此合，再三焚香感戴，发合取食，但见两枚火烧而已。愚民懊恨许多时祷告，却得两个火烧，此世所有之物，天神叱曰：“愚民不晓事，汝寻常但吃人火烧，今次吃天火烧也。”

史同叔为相日，府中开宴，用杂剧，人作一士人念诗曰：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。”旁一士人曰：“非也。满朝朱紫贵，尽是四明人。”自后相府有宴，二十年不用杂剧。

广州有二事可怪，盐步头水，客人所买盐箩，必以此水洒之，经久不析不化。市舶亭水，为番船必取，经年不臭不坏。他水不数日必败，物理不可晓如此。贪泉虽有吴隐之诗及有二碑，或曰在石门，今则不知其所矣。

今之校椅，古之胡床也，自来只有栲栳样，宰执侍从皆用之。因秦师垣在国忌所，偃仰片时坠巾，京尹吴渊，奉承时相，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，载赴国忌所，遣匠者顷刻添上，凡宰执侍从皆有之，遂号太师样。今诸郡守倅，必坐银校椅，此藩镇所用之物，今改为太师样，非古制也。

余干有王德者，僭窃九十日为王，有一士人被执作诏云：“两条胫腓，马赶不前；一部髭髯，蛇钻不入。身坐银校之椅，手执铜锤之。翡翠帘前，好似汉高之祖；鸳鸯殿上，有如秦始之皇。一应文武百官，不许著草屨上殿。”王德就擒，此士人得以作诏免。

余干有一富人，作社火迎五圣，遂三次往行在看拜郊，画成图归。装官家驾出迎神，呼八千人为细甲军，皆用金银二纸为之，鹵簿仪卫俱全。又装一人，俨然赭袍坐于辇上。后州郡因诉词，取社首数十人囚死之。此等真怪事，所以迎神社火有禁，故有意也。

